

西溪叢語

4  
4

44.53  
419



西溪叢語



姚寬輯

三、八、十一。西四魚東書局 六角 G一四三五上

王雲五主編  
靈書集成初編  
西 溪 叢 語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輯 者 姚 寬

發行人 王 雲 五  
吳沙甫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證同費)

甲

#### 四庫全書提要

西溪叢語二卷。宋姚寬撰。寬字令威。陳縣人。父舜明。紹聖四年進士。南渡。歷官戶部侍郎。徽猷閣待制。寬以父任補官。仕至權尚書戶部員外郎。樞密院編修官。其書多考證典籍之異同。如辨文選神女賦玉字爲王字之誤。辨劉放論蕭何不爲功曹之誤。辨黃庭堅論徐浩詩。能字押奴來切之誤。辨歐陽修論張繼半夜鐘之誤。辨王安石詩。經新義。形管爲簫笙之誤。皆極精審。至考感甄賦之始末。不辨其非。謂陶潛詩中之田子春。卽漢書劉澤傳之田生。謂杜甫詩中之黃衫少年。爲霍小玉傳之黃衫客。又謂甫俊逸。鮑參軍句爲譏李白。皆失之穿鑿。附會。註劉禹錫詩。翁仲字不知其不作於洛陽。註李白詩。睡井字不知其出於玉臺新詠。王宋詩引秦嘉贈婦詩。誤以第一首爲徐淑作。引詩品。誤改寶釵字。皆爲疎舛。然大致瑜多而瑕少。考證家之有根柢者也。葉適水心集有西溪集跋。其稱此書以易肥。邈爲飛邈。以孟子不若是。想爲不若是。忿二條。又謂金海陵王南侵時。寬推論太乙。癸感行次。決其必敗。未幾果有瓜洲之事。又謂其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又謂其古樂府流麗哀思。頗雜近體。詩長短皆絕去尖巧。乃全造古律。加於作者一等。蓋亦一代博洽工文之士矣。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稗海及津逮祕書學津討  
原皆收有此書稗海津逮  
二本警校未精學津本每  
爲訂正故據學津本排印

# 西溪叢語卷上

宋 剡川姚 寬令威輯



周易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𦍋。與古蜚字相似。卽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元賦云。欲飛遁以保名。註引易上九飛遯無不利。謂去而遷也。曹子建七啓云。飛遯離俗。程氏易傳引漸上九鴻漸于陸。爲鴻漸于陸。以小狐汔濟。汔當爲訖。豈未辨證此耶。

論語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太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日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尙不時成。況於大事乎。觚。木簡也。史游急就章云。急就奇觚。與衆異。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觚者。稜也。有稜角也。

許氏說文。忿。音呼介切。忽也。引孟子。孝子之心不若是忿。今所傳孟子曰。爲不若是想。趙岐注云。想。無愁貌。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愁怨。豈可想想然無憂哉。許氏說文用古文纂集成之。引用忿字。恐爲正也。

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復恐遺失。故載之。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說者多矣。或謂天河激湧。見嘉洪潮說亦云。地機翕張。見洞正二真經。慮肇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濤隨。施師謂曾隆之之言。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見寶叔蒙濟志。源殊派異。無所適從。索隱探微。宜仲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嘗經合浦郡。廉州。沿南溟而東。過海康。雷州。歷陵水。化州。涉恩平。恩州

住南海州。道由龍川州縣抵潮陽州。泊出守會稽州。越移葢勾章。明已上諸郡。俱沿海濱。朝夕觀望潮汐之

候者有日矣。沙·潮退也。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息·退也。十年用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噓翁。天隨氣

而漲歛。溟渤往來。潮隨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衆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

水。乃陰類。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益於朔望。消於朏朏·數魄。虛於上下弦。

息於輝輝·女六切。而月見東方也。故潮有小大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

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

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俱復會於子位。其小盡則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

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半。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

亦俱復會於子位。是知潮常附日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沙必盡矣。或遲速消息之

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其期也。或問曰。四海潮平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水岸

橫飛。雪崖傍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漲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龜。北曰緒。二山相

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爲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縣名。屬四明郡。吞餘姚。奉化二江。江以縣爲名。一

明。倅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濤有聲也。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亭。地名。屬北望嘉興大山。屬秀

州。水闊二百餘里。故海商船舶。畏避沙潭。不由大江。水中沙爲潭。徒早切。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

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潭。南北亘連。隔礙洪波。盛遏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潮水不同。月經

乾巽潮來已半，濁浪堆滯，後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潭，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爲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

段成式西陽雜俎有諸臯記，又有支諾臯，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人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奇祕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呪曰：晷臯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二七循頭還着，令人不見，晁說非也。

昔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雲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爲高唐之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狀，使爲神女賦，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非也。古樂府詩有之，本自巫山來，無人觀容色，惟有楚懷王，曾言夢相識，李義山亦云：襄王枕上元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今文選本玉王字差誤。

古文篆者，黃帝史衙人蒼頡所作也。蒼頡姓侯剛氏，衙音語。

杜甫詩丹青引，率書須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衛夫人名鑠，字茂漪，卽廷尉展之弟，恆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李充之母，王逸少師善鍾法，能正書，入妙能品，王子敬年五歲，已有書意，夫人書大雅吟賜之。



杜甫詩兩拋金鎖甲。苔臥綠沉槍。薛蒼舒注杜詩引車類秦書云。苻堅造金銀綠沉細鎧。金爲緹以縹之。綠沉。精緻也。北史隋文帝嘗賜張龜綠沉甲。獸文貝裝。武庫賦云。綠沉之槍。唐鄭棨聯句。有亭亭孤筭。綠沉槍之句。續齊諧記云。王敬伯夜見一女。命婢取酒。提一綠沉漆榼。王羲之筆經。有又以綠沉漆竹管見遺。亦可愛翫。蕭子雲詩云。綠沉弓項縱。紫艾刀橫拔。恐綠沉如今以漆調雌黃之類。若調綠漆之。其色深沉。故謂之綠沉。非精緻也。

李義山代魏宮私贈詩云。來時西館阻佳期。去後漳河隔夢思。知有宓妃無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時。代元城吳令質贈爲答云。背闕掃藩路欲分。水邊風日半西曛。襄王枕上元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第一篇注云。黃初三年。已隔存歿。追逮其意。何必同時。按此詩當是四年作。甄后。黃初二年。郭后有寵。后失意。帝大怒。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洛神賦云。黃初三年。朝京師。還濟洛川。李善云。三年。立植爲鄴城王。四年。徙封雍邱。其年朝京師。又文紹云。三年。行幸許。又曰。四年三月。還籓陽。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矣。怨盛年之不當。李善云。謂少壯之時。不能得當君王之意。此言徵感甄后之情。黃初二年。植與諸侯就國。監國謁者灌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故貶爵安鄉侯。改封鄴城侯。後求見帝。黃初四年來朝。帝責之。置西館。未許朝。上賈躬詩。裴綽傳。奇載感甄賦之。因文字淺俗不可信。元微之代曲江老人百韻。有班女恩移趙。思王賦感甄。何也。李善注感甄賦云。東阿王漢末求甄后。逸女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忘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玉縷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下。

時已爲郭后譏死。帝意亦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以枕寶楸。植暹度輶轎。將息洛水上。忽見女子來。自云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嫁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歡情交集。又云。豈不欲常見。但爲郭后以糠塞口。令被髮掩面。羞將此形貌重觀君王耳。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遣人獻珠於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勝。因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云。孔融傳云。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掠。而操子丕納袁熙妻甄氏。魏略云。鄴城破。文帝入紹舍。后脇伏姑膝上。帝令舉頭就視。見其顏色非常。太祖聞其意。爲迎取之。

李太白過彭蠡湖詩云。水碧或可採。金膏秘莫言。余將振衣去。羽化出羶煩。江文通擬王徽君詩云。水碧驗未蹟。金膏靈詎縑。翰曰。水碧。水玉也。金膏。仙藥也。又擬郭璞云。傲睨摘木芝。凌波採水碧。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雲物多珍怪。異人祕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輟流溫。注云。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其潤潤。穆天子傳。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云。耿山多水碧。又云。柴桑之山。薄湯水。其下多碧。多冷石。未知何物。余常見墨子道書大藥中有水脂碧者。當是。洪炎雜家引舊說云。宮亭湖中有孤石。介立。周圍一里。竦直百丈。上有玉膏可採。梅聖俞聽潘歙州語廬山詩云。絕頂水底花。開謝向瀟腹。風力豈能加。日氣豈能嗅。攬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掬。豈非水碧耶。子久遊廬山。不聞有此。柳子厚詩云。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欸。音襖。乃。音竊。相應之聲也。今人誤以二字合爲一。劉言史瀟湘游云。夷女采山蕉。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鬢妝色新。聞歌

變迺深峽裏。變迺知從何處生。當時泣露斷腸聲。此聲同而字異也。變迺，卽欵乃字。

李義山崇讓宅講詩。風過迴塘萬竹悲。洛陽有崇讓坊。有河陽節度使王茂先宅。李卽茂先之壻。韋氏述征記云。此坊出大竹及桃。

離騷九歌章句。名曰九。而載十一篇。何也。曰九以數名之。如七啓、七發。非以其章名。或云國殤、禮魂不在數。若除國殤、禮魂。只二十三篇。韓文公云。屈原離騷二十五。王逸云。漁父以上二十五。合國殤、禮魂也。劉瀟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辭曰。菀也。必獨立。引卜居之辭曰。橫江潭而漁。今閱二篇。又無是二句。信有闕文。瀟林出漢後。何爲獨見全書也。嘗有策問云。蕭統文選載九歌。無國殤、禮魂。晁無咎謂大招古奧。疑原作。今起離騷。經遠遊、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云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惜哲盡攸原意。末云。鸞鳳之高翔。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斷章趣同。將誼效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若如文選去國殤、禮魂。以大招、惜哲補。則二十五篇似爲足矣。橫江潭而漁。揚雄答客難有之。如賈逵。班固於離騷。嘗以所見。改易無疑。則九章卜居。如王逸輩。或有改易。未可知也。書之闕文。未易深攷。

杜甫野航恰受兩三人。晉郭翻乘小舟歸武昌。安西將軍庾亮造之。以其船狹小。就引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猥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船也。

李商隱詩云。何人書破蒲葵扇。記看南塘移樹時。蒲葵。棕櫚也。晉陽秋。謝太傅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

問歸資。答曰：唯有五萬蒲葵扇，安乃取其中者，執之，其價數倍。又王羲之見老姥持六角扇賣之，因書其扇各五字。老姥初有難色，羲之謂曰：但云右軍書，以求百金。姥從之，人競買之，乃二事誤用也。

杜甫洗兵馬，左太冲魏都賦云：洗兵海島，刷馬江州。六韜武王問太公：兩輻車至軫，何也？云：洗甲兵也。魏武兵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

海上人云：蛤蜊文蛤，皆一潮生一暈。

趙純師孟云：灑淵之役，班師留兵器於開德府，謂之御前甲仗庫。著令監官四員，兩員宗室。庫內有張承業財計書，李克用兵法，此書今亡。

眞履，僞也。韓非子云：宋人求饑鼎，魯人云：眞也。齊人曰：履也。

夏歸藏云：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妻子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飢與喪，臣妾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飢，百姓非所有也。戒之哉。

網繆兩字，而有數義。詩云：網繆，屬戶。注云：纏綿也。王粲云：網繆，清燕娛。五臣云：網繆，親重貌。吳質答東阿王書云：是何愚喻之網繆乎？注云：網繆，殷勤之意也。

老杜送孔巢父幾歲，寄我空中書。用史宗引小兒騰空覺，脚下有波濤。寄書事，乃蓬萊仙人也。洪慶善云：空中書，乃屬足書，非也。

酒謂之歡伯。焦貢易林坎之兌，遜之未濟辭云：酒爲歡伯，除憂來樂，福喜入門，與君相索。伯，音博，協音也。

王琪君玉金陵飲酒詩云。蜀江雪浪來天際。一派泉春寶釵碎。蓋謂水確吞金釵糯也。金釵乃糯米之名。詩載荆公集中。非也。

杜牧之詩云。娉娉嫋嫋十三餘。豈惹梢頭二月初。不解豈惹之義。閱本草。豈惹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初如芙蓉。穗頭深紅色。葉漸展。花漸出。而色微淡。亦有黃白色。似山薑花。花生葉間。南人取其未大開者。謂之舍胎花。言尙小如姪身也。

東坡和陶詩云。再遊蘭亭。默數永和。致蘭亭之會。自右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歷中。朱迪。呂謂。吳筠。章八元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油聯句。有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之句。必有此事也。

陶淵明閒情賦。必有所自。乃出張衡同聲歌云。邂逅水際會。偶得充後房。情好新交接。懸慄若探湯。願思爲莞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幃。在上衛風霜。

東坡濁醪有妙理賦云。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飲吾友。僕謂我也。或以爲奴僕。誤矣。

吳越春秋云。吳國西子被殺。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鷗夷。東坡詞云。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予問王性之。性之云。西子自下姑蘇。一舸自逐范蠡。遂爲兩義。不可云范蠡將西子去也。嘗疑之。別無所據。因觀唐景龍文館記。宋之間分題得浣紗篇云。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宮娃。山藪半潛匿。苧羅更蒙遮。一行藉勾踐。再笑傾夫差。豔色奪常人。效顰亦相誇。一朝還舊都。觀粧尋若耶。鳥驚入松蘿。魚畏沉荷花。始覺冶容妾。方誤羣心邪。此詩云復還會稽。又與前不同。常更詳。

考。

蔡中郎石經。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唐志又有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有此乎。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遂以爲邕所作。恐唐史誤。北齊遷邕石經于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于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連入長安。轉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當時一字石經猶數十卷。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魏石經近世猶存。堙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閎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尙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馬日碑等所正定之本。據洛陽記。日碑等題名本在禮記。而日碑乃在公羊碑。益知非邕所爲也。尙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宋敏求洛陽記云。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石。熹平四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碑、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定六經。刊於碑後。諸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衢。其碑爲古文、篆、隸三體。立太學門外。又云。魏正始中立篆、隸、古文三字石經。又刊文帝典論六碑。附其於太學。又非前所謂一字石經也。又晉石經隸書。至東魏孝靜遷于鄴。世所傳一字石經。卽晉隸書。又非魏碑也。今漢碑不存。晉魏石經亦纒謂之蔡邕字矣。唐祕書省內有蔡邕石經數十段。後魏末自洛陽徙至東宮。又移將作內坊。貞

觀四年魏徵奏於京師祕書內省置武后復徙於祕書省未知其一字與三字也。

左氏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杜預曰。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甚言其生之易也。據風俗通不舉寤生子。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鄭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豈有妨父母乎。其說與杜預異。

紹興府軒亭臨街大樓。五通神據之。土人敬事。翟公巽帥越。盡去其神。改爲酒樓。神座下有一大酒字。亦非偶然。目爲和旨樓。取食貨志酒酷在官和旨使人。

昔張敏叔有十客圖。忘其名。子長兄伯聲。嘗得三十客。牡丹爲貴客。梅爲清客。蘭爲幽客。桃爲妖客。杏爲豔客。蓮爲溪客。木犀爲巖客。海棠爲蜀客。躑躅爲山客。梨爲淡客。瑞香爲閨客。菊爲壽客。木芙蓉爲醉客。除蠶爲才客。臘梅爲寒客。瓊花爲仙客。素馨爲韻客。丁香爲情客。葵爲忠客。含笑爲佞客。楊花爲狂客。玫瑰爲刺客。月季爲癡客。木槿爲時客。安石榴爲村客。鼓子花爲田客。棣棠爲俗客。曼陀羅爲惡客。孤燈爲窮客。棠梨爲鬼客。

襄漢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冢爲亭。往來題詩甚富。一日柱間得一絕。相傳呂公作也。冢上爲亭。鬼莫嘯。冢頭人卽冢中人。憑欄莫起存亡意。除却虛空總是塵。

長兄伯聲云。洛中董氏蓄雷琴一張。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嵯峨。狀其聲也。其外漆下隱有朱書云。洛水多清泚。崧高有白雲。聖朝容隱逸。時得詠南薰。此詩見宋之間集。

滕達道蓄雷威琴。中題云石山孫枝。樣剪伏羲。將扶大隱。永契神機。徐浩書。字類石經。今歸居氏矣。  
嘗見一琴。中題云唐大歷三年仲夏十二日。西蜀雷威於雜花亭合。

莫承之琴。池之側有隸字云。中平四年。逐客蔡邕吳中斷。

李巽伯云。先公得雷威琴。錢氏物也。中題云。嶧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月忘味。故號忘味云。爲當

### 代第一

長兄伯聲云。昔至灑邑。獲一古琴。中題云。合雅大樂。成文正音。徽絃一泛。山水俱深。雷威斷。歐陽詢書。陝  
郊處士魏野家藏。後歸灑人溫氏。予得之。喜而不寐。野嘗有詩云。藁退難饒客。琴生却問兒。聲又過忘  
味云。

樵李僧智和蓄一琴。雲和樣。天池上題云。南溟夷島。產木有堅如石。文橫銀屑者。夷名曰伽陀羅。余愛其  
堅。又貴其異。遂用作此。臨岳製五行。行七字。下橫四字。李陽冰書。後智和云。沒官。迺入樂府。遂入禁中。  
或云。蔡叔羽以錢五萬得之。妄矣。

伊南田戶店。質密谷隱士趙彥安。獲一琴。斷文奇古。真地贈也。聲韻雄遠。中題云。霧中山三字。人莫曉也。  
後得蜀郡草堂閒話。中載云。雷氏斷琴。多在峨眉。無爲霧中三山。方知爲雷琴矣。

何都。巡出古鏡。背龜紐。以蓮葉承之。左右彈琴。仙人一鳳皇對舞。帶有銘云。對鳳皇舞。鑄黃金蒂。陰陽各  
有配。日月恒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同心人心相親。照心照膽保千春。



李暉之一鏡，背有八柱十二獸，面微凸，帶銘云：尚方佳賁大毋傷，左龍右虎辟牛羊，朱鳥元武順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

近見一鏡如鐘樣，鼻有大環，有隸字云：一生有十口，前牛無角，後走有口，十三字，下有一虎，其字恐甲午字謎也。

近得一夾鏡，大鼻，叩之中虛，有冠劍四人，一題忠臣伍子胥，一吳王，一越王，一范蠡，又二婦人，云越王二女，皆小隸字，製作奇古，沈存中云：夾鏡最難得。

宣和貴人家有寫唐會要一軸，係第七卷，後題行官楊小瑛書，字畫頗佳，其議山陵疏中，稱虞世南者至再，上疏則不稱姓，止云世南。

李商隱有當句對詩云：密邇平陽接上關，交樓鴛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亦有當句對而兩句不對者，如陸龜蒙詩云：但說漱流并枕石，不辭蟬腹與龜腸。

齊斧，虞喜志林：齊，側階切，凡師出齊戒，入廟受斧，故云齊也。陳琳云：腰領不足，以齊齊斧。服虔注云：易喪其資斧，張晏云：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云：齊，利也。蕭斧，或云越斧也。淮南子云：磨蕭斧以伐朝菌，蕭之義未詳。太平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斧，音齋。

劉夢得詩有盃前膽不窮，趙總有吞船酒膽窮，禮部韻唐韻並無，集韻在山字韻，音呼闌切，頰也。魚皆逆水上，近有詞云：江水東流郎又西，問尺素何由到，似非也。古樂府緩聲歌云：思東流之水，必有西

上之魚

大木百圍生遠籟。朱紘三嘆有遺音。東坡介甫皆有此句。

東坡詩云。仙人拊我頂。結髮授長生。李太白詩也。

梁昭明淵明集。敍曰。自衛自媒者。士女之醜行。此二句出陳思王求自試表。李善注云。越絕書。范蠡自楚

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買進曰。衛士不信。客歷諸侯。無因自致。非真賢也。

李商隱燒香曲云。八蠶蠶綿小分柱。熾焰微紅隔雲母。左太沖吳都賦云。鄉貢八蠶之綿。注云。有蠶一歲

八育。雲南志云。風土多暖。至有八蠶。言蠶養至第八次。不中爲絲。只可作綿。故云八蠶之綿。

劉向別錄云。讎校書一人持本。一人讀對若怨家。故曰讎書。

世傳樊川別集爲杜牧之詩。乃許渾詩。渾有丁卯集。烏絲欄上本者。唐彥猷家有數十首。皆樊川外集中

詩也。丁卯乃潤州城南橋名。渾居此橋。謂之丁卯莊。故基尙在。

杜甫詩云。琴影落杯中。風俗通。應彬爲汲令。請主簿杜宣。賜酒。壁上有懸赤琴。照於杯中。形如蛇。宜惡之。

謂蛇入腹。遂病。後至其故處。知琴影遂解。與廣客事相類。梁簡文臥疾詩云。沉痾類琴影。

劉禹錫龍墀遙望麴塵絲。使麴塵字者極多。禮記月令。麴衣于上帝。告桑事。注云。如麴塵色。周禮。內司

服麴衣。鄭司農云。麴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乃知用麴藥字非是。

杜甫月詩云。塵匣元開鏡。風塵自上鈎。乃用沈雲卿月詩。畫前疑掛鏡。簾外自懸鈎。又云。春水船如天上

坐。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又云。嫩葉濃花滿目斑。沈云。園花瑋瑋。雖一字亦有所本也。山谷題牧護歌後云。向常問南方。納子牧護是何種語。皆不能說。後見劉夢得作夔州刺史樂府。有牧護歌。似是賽神語。亦不可解。及來黔中。聞賽神者夜歌。聽說儂家牧護。末云。奠酒燒錢歸去。雖長短不同。要皆自彼五七十語。乃知蘇溪。夔州故作此歌。學巴人曲。猶石頭學魏伯陽作參同契也。予長兄伯聲嘗考火祆字。其書從天。胡神也。音醜堅切。教法。佛經所謂摩醜首羅也。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元真。習師之法。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行化於中國。宋次道東京記。寧遠坊有祆神廟。注云。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疑因是建廟。或傳晉戎亂華時立此。又據杜預左傳注云。唯受汴。東經陳留。梁。譙。彭城。入泗。此水次有祆神。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也。此卽火祆之神。其來蓋久。至唐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聞奏。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準此。武宗毀浮圖。籍僧爲民。會昌五年。勅大秦穆護火祆等六十餘人。並放還俗。然而根株未盡。宋公言祆立廟出於胡俗。而未必究其卽波斯教法也。又嘗見官品令有祆正。祆法初來。以鴻臚寺爲禮遠令邸。後世因用以僧尼隸焉。設官來歷如此。祆之有正。想在唐室始段成式酉陽雜俎。孝僊國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祆。不識佛法。有祆祠三千餘所。又銅馬俱在德建國烏濟河中。灘流中有火祆祠。相傳祆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因立祆祠。祠內無

像於大屋下置小廬舍向西人向東禮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屈前足在室中後足入土自古數有穿視竟不及其蹄西夷以五月爲歲每歲自烏澗河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鳴相應俄復入水近有大食不信入祆祠將壞之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毀則祆教流行外域延入中國蔓衍如此康國蓋在西朝貢圖之言與此合也教坊記曲名有牧護字已播在唐樂府崇文書有牧護詞乃李燕撰六言文字記五行災福之說則後人因有作語爲牧護者不止巴人曲也祆之教法蓋遠而穆護所傳則自唐也蘇溪作歌之意正謂旁門小道似是而非者因以爲戲非效參同契之比山谷蓋未深考耳且祆有祠廟因作此歌以賽神固未知劉作歌詩止效巴人之語亦自知其源委也

元豐初盧秉提點兩浙刑獄會朝廷議鹽法秉謂自錢塘縣楊村場上流接睦歙等州與越州錢清場等水勢稍淡以六分爲額楊村下接仁和縣湯村爲七分鹽官場爲八分並海而東爲越州餘姚縣石堰場明州慈谿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爲溫州雙穩南天宮北天宮十分著爲定數蓋自岱山及二天宮皆取海水煉鹽所謂熬波也自鳴鶴西南及湯村則刮礮以淋南以分計之十得六七鹽官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白而鹽官鹽色或少黑由曬灰故也湯村及錢清場織竹爲盤塗以石灰故色少黃竹勢不及鐵則黃色爲嫩青白爲上色黑多鹵或又有泥石不宜久停若石堰以東雖用竹盤而鹽色光白以近海水鹹故爾後來法雖小變公私所便大抵不易盧法

秦誓文有三本傳於世岐陽告巫咸朝那告大沈要册告亞馳岐陽之石在鳳翔府署朝那之石在南京

蔡挺家亞馳之石在洛陽劉忱家其言述秦穆公與楚成王遂及熊相背十八世詛盟之罪以史記世家考之秦十八世當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縱橫爭霸此詛政爲懷王也懷王十一年李兌約五國以伐秦懷王爲從長史記云蘇秦約六國伐秦懷王爲長是年魏韓趙相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是也後五年懷王忿張儀之詐發兵攻秦敗於藍田文又云悉興其衆以備我邊境是也惠王後十三年王遣庶長章拒楚師明年大敗之丹陽遂取楚漢中地六百里文又云克側楚師復略我邊城是也或以爲熊商時商與相聲相近而事非是或以爲頃襄時頃襄王橫立乃在秦昭王九年歷惠文武王至昭王是時楚已失郢微弱已甚秦何所畏而詛之哉或以熊相芊姓元和姓纂有熊相宜僚又有熊相祈爲懷王將然亦非是熊相疑懷王名史記世家作槐當時脫誤遂不可考今存古本隨字辨釋錄之於後又秦嗣王敢用吉玉宜璧使其宗祝邵馨布愍告于不讀作顯大沈久湫久讀作故湫音子由反亞屬即博沱河也在并州孤成在解州鹽池西南久湫在安定郡即朝那湫也以下字多假借呂底楚王熊相之多舉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王之亞讀繆勳力同心兩邦若壹緯目婚姻音之忍以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親印印古則字大沈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淫失甚亂宜古修參字競從變輸盟刺內之古則字誅音薄報虐不姑巫咸亞職刑戮孕敵幽刺敦威拘圍其叔父實者冥室橫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列烈威神而兼背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目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威音許劣我百姓求箴法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卹祠圭玉義

牲。速取古我。

字。

邊城新鄩。

音皇。

及歸長款。我不敢曰可。今又悉與其衆。

張矜意。

音於力反。滿也。續文俊字。

怒飾甲

音於力反。滿也。續文俊字。

底兵。奮士盛師。以偪我邊說。

將欲復其賁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

讀作

輸。輸音。

棧輿。禮使介老

將之目自救也。

原或作割字。古制字。亞隨作割字。原或作割字。楚且復略我邊城。無師字。

楚師日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

者石章曰

盟大神之威神。

杜鄴子夏尤長小學。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因名云。鄴子林好古

有雅才。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故言小學者。宗於杜林三蒼。蒼頡篇。調募篇。滂

喜篇。三蒼一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揚雄作調募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梁有

蒼頡二卷。杜林注。見隋經籍志。又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撰。又少學九篇。楊方撰。始字一卷。勸

學一卷。蔡邕撰。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瓌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蔡

邕女史篇。合八卷。又幼學二卷。朱育撰。始學十二卷。吳郎中項峻撰。又月儀十二卷。亡發蒙記一卷。晉

著作佐郎東晉撰。張挹字詒。漢張衡傳注。有蒼頡篇。漢安紀注云。蒼頡篇云。郎舍也。又曰。帝年十歲。好

學史書。注云。史書者。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以教童蒙。魏王粲傳云。邯鄲淳博學有

才章。善著雅蟲篆。通典云。漢官儀云。能通蒼頡史籀篇。補闕臺令史滿歲爲尙書郎。法言學蒼頡史籀

注。謂多知奇難之字。三蒼訓詁三卷。埤蒼二卷。並張挹撰。廣蒼一卷。樊恭撰。見唐經籍志。又有氏字指

西漢叢書 卷上

一七

何承天纂。又有呂忱字林。郭璞三蒼解詁。阮孝緒字略。

杜甫石笋行云。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菩薩蝕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爲表今仍存。范曄後漢書方術任文公傳。公孫述時。武擔山折。文公曰。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三月果卒。唐章懷太子賢注云。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成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成都。擔土爲妃作塚。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今俗名爲石笋。又梁益紀云。石笋二。在子城西門外。按圖經。在少城中。夏門外一百五十步。曾折。再立之。各高丈餘。圍六七尺云。其下是海眼。卽非也。或云。古誓蜀之碑。舊說昔爲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眞珠翠碧貫之爲簾。後毀。此其遺跡。每雨後。人多拾得珠翠異物。章懷太子賢。乃高宗第六子。注漢書在儀鳳中。豈杜甫作詩時。漢注未傳耶。抑老杜流寓四方。未之見耶。或見而不以賢言爲然耶。酉陽雜俎。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俗謂之地當海眼。莫知其故。故蜀僧惠焯曰。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壁珠翠。桓溫怒其太侈。焚之。今在此地。或拾得小珠。時有孔者。得非是乎。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陽編有瑟瑟幕。其色輕明虛薄。無與爲比。

樂府解題有梁父吟。蜀志諸葛亮傳云。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藝文類聚吟門云。蜀志。諸葛亮梁父吟云。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疊疊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又能絕

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又青州岡經臨淄縣塚墓門云。三士塚在縣南一里。三墳周圍一里。高二丈六尺。張贖齊記云。是烈士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三士塚。所謂二桃殺三士者。唐諸亮梁甫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內有三墳。疊疊皆相似。借問誰家塚。田疆古冶子。李白有梁甫吟一篇云。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杜甫李邕登歷下亭云。不阻蓬華興。得兼梁父吟。又登樓詩云。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父吟。陸士衡擬今日良燕會云。齊僮梁父吟。李善注云。蔡邕琴頌曰。梁父悲吟。不知名爲梁父吟何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注云。泰山東嶽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於有德。而爲小人讒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好爲梁父吟。恐取此意。

唐李舟作能大師傳。五祖宏忍告之曰。汝緣在南方。宜往教授。持此袈裟以爲法信。一夕南逝。忍公自此言說稍稀。時謂人曰。吾道南矣。時人未之悟。壬申公滅度後。諸弟子求衣不獲。始相謂曰。此非盧行者所得耶。使人追之。已去。及大師歸至曹溪。追者未至。遂隱於四會。懷集之間。不言難足。峯前提不起事。杜甫秋日夔府詠懷。有身寄雙峯寺。門依七祖禪。鮑欽止注云。第五祖宏忍在蘄州東山開法。有二弟子。一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神秀。在北揚化。引傳燈錄云。北宗神秀禪師。尉氏人。訪道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五祖忍師。以坐禪爲務。乃歎服曰。此真吾師也。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其師爲六祖。而自稱七祖。因檢傳燈錄。神秀法嗣。有嵩山普寂禪師。無機緣語。神秀錄云。門人普寂。居義福寺。並爲朝



野所重。江西志微錄云：自南北分宗，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但不見普寂自稱七祖事耳。按寶林傳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姓司馬氏，本居河南，還於蘄州廣濟而生，陪開皇中，從璨大師受業。至唐武德七年甲申歲，往蘄州破頭山，至真觀中，方改爲雙峯山。第三十二祖宏忍，七歲出家，事信。又云：能大師，傅法衣處，在曹溪寶林寺。寶林後，枕雙峯，咸淳中有晉武侯元孫曹叔良者，住在雙峯山寶林寺。左時人呼爲雙峯曹侯溪。至儀鳳中，叔良惠地於大師，自開元天寶大歷以來，時人乃號六祖爲雙峯和尚。天監二年，韶陽太守侯敬中奏請爲寶林寺。唐中宗改中興寺，神龍中改爲廣果，開元中改爲建興。上元中改國寧，傳後題云：安南越記：晉初南方不資，勅授恆山立曹溪爲鎮界將軍，兼知平南總管。晉室復後，封曹侯爲異姓王，居石角雙峯二嶺之間。自儀鳳二年，叔良惠地於大師，願陪貴寺，方呼爲雙峯曹侯大師也。

紹興壬子夏，隨侍先公，應副都督，駐軍建康，寓保寧寺，登鳳凰臺，有小碑在亭上，云：五言三十韻詩一首。題鳳臺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進士，宋齊邱上，嵯峨壓洪泉，崑崙撐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亦不擊，上有布政臺，八顧皆城郭，山蹙龍虎健，水黑鱷蜃作，白虹欲吞人，赤驥相搏擲，畫棟泥金碧，石路盤曉塢，倒挂哭月猿，危立思天鶴，鑿池養蛟龍，栽桐栖鸞鷲，梁間燕教雛，石罅蛇懸殼，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鐸，掃地驅塵埃，翦蒿除烏雀，金桃帶葉摘，綠李和皮嚼，貞竹無盛衰，媚柳先搖落，塵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芙蓉如佳人，回首似調謔，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腳，夜半鼠窸窣，天陰

鬼敲楸，松枯不易立，石醜難安着，自憐啄木鳥，去盡終不錯。晚風吹梧桐，樹頭鳴嚙嚙，餓餓江分石，青苦何淡薄。不話興亡事，舉首思渺邈。吁哉未到此，編劣同尺蠖。籠鶴羨兔毛，猛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與我觀囊籥，往往獨自語，天帝相唯諾。風雲偶不來，寰宇銷一路。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取大鵬，天地爲緝織。安得長羽翰，雄飛上寥廓。後題云：前朝天祐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題。後唐昇元三年二月八日奉勅勒石。崇英殿副使知院事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王紹顏奉勅書。銀青光祿大夫兼監察御史王仁壽鐫。大宋治平四年九月望日重摹上石。後數月一夕風雨亭頽倒，石斷裂。據湘山野錄載：宋齊邱相江南李先主璟，二世皆爲左僕射，環愛其才，而知其不正，嘗獻鳳凰臺詩，中有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羅鳳凰，天地爲緝織之句。皆欲諷其跋扈也。而主終不聽，不得意。上表乞歸九華，其略云：千秋載籍，願爲知足之人。九朵峯樹，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詐也。試考之：先主昇，舊名知誥，爲徐溫養子。以天祐九年遷昇州刺史。饒洞，天薦，宋齊邱於先主。齊邱困于逆旅，隣媪魏氏女竊賂遺數緡，獲備管輅，遂克投贊一見。先主賓之以國士。今觀題鳳凰山亭子詩：陳獻司空，乃鄉貢進士時。豈當時所投贊之時乎。後題天祐八年，恐記事者差一年也。齊邱後事先主爲相，至嗣主時爲太傅，多植朋黨，以專朝權。躁進之士多附之。陳覺，李徽古之徒，恃其勢，尤驕慢。徽古嘗勸後主因天變遜位。齊邱賴陳喬以爲不可。後主乃止。鍾稷以李德明之死怨齊邱，及奉使歸唐，以陳覺矯周帝之命斬嚴續，事言於唐主，命殷崇義草詔，暴齊邱等事。聽歸九華舊隱。官爵悉如故。後命鎖其第，穴牆給食。齊

邱嘆曰：吾嘗謀讓皇族於秦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謚曰繆。醜野錄載其跋扈，主終不聽，上表乞歸九華，謬矣。

生民詩或舂或揄，或簸或蹂。注云：揄，舂米以出白也。箋云：舂而舂出之。周官舂人女，舂扱二人。鄭注云：扱，舂也。詩云：或舂或扱。音由。又音揄，或羊笑反。揄，時女反。據許叔重說文，揄，引也。羊朱切。舂，把也。神與切。扱，舂也。从爪，白，引詩云：或簸或扱。又作扱。音以沼切。又集韻，扱，扱並音由。又扱扱音以紹切。緣詩揄與扱並音由，義亦同。故後人改扱爲蹂也。音以沼者，乃今人以手扱物之扱也。

建州龍焙面北謂之北苑，有一泉極清澗，謂之御泉，用其池水造茶，卽壞茶味。唯龍園勝雪白茶二種，謂之水芽，先蒸後揀，每一芽，先去外兩小葉，謂之烏帶。又次取兩嫩葉，謂之白合，留小心芽，置於水中，呼爲水芽，聚之稍多，卽研焙爲二品，卽龍園勝雪白茶也。茶之極精好者，無出於此。每勝計工價近三十千，其他茶雖好，皆先揀而後蒸研，其味次第減也。茶有十綱，第一綱太嫩，第三綱最妙，自六綱至十綱，小團至大團而止。第一名曰試新，第二名曰貢新，第三名有十六色，龍園勝雪白茶，萬壽龍芽，御苑玉芽，上林第一，乙夜供清，龍鳳英華，玉除清賞，承平雅玩，啓沃承恩，雪葉，雪英，蜀葵，金錢，玉華，千金，第四有十二色，無比壽芽，宜年寶玉，玉清慶雲，無疆壽龍，萬春銀葉，玉葉長春，瑞雪翔龍，長壽玉圭，香口焙，興國巖，上品揀芽，新收揀芽，第五次有十二色，太平嘉瑞，龍苑報春，南山應瑞，興國巖小龍，又小鳳，續入額，御苑玉芽，萬壽龍芽，無比壽芽，瑞雪翔龍，先春太平嘉瑞，長壽玉圭，已下五綱，皆大小團也。

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趙岐注云：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知賢人可與言，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章指注云：取人不失其臧否，孫奭音義曰：今按古本及諸書並無此餽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其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本亦作餽，音奴兼反。按玉篇食字部有餽字，注音遠兼反。古甜字，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於孟子言餽之義不合耳。今以孟子之文考餽之義，則趙岐以餽訓取是也。當如郭氏方言，其字從金爲銛，據玉篇廣韻，餽音他點反，取也。其義與孟子文合。廣韻上聲餽，音忝而平聲，又有銛字，音纖，訓曰：利也。許氏說文以銛爲兩屬，乃音纖者，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其義也。孫奭曰：本亦作餽，音奴兼切。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其用字多異同。廣韻又餽，音黏，食麥粥也。於孟子之文愈不合，蓋別本孟子誤譌尤甚。

漢官儀云：光祿大夫秩比千石，不言屬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魏志：黃初四年，楊彪爲光祿大夫，詔給吏卒，門施行馬。晉紀云：致仕及遜位者，給牀帳簟褥，賜錢二十萬，給吏卒，門施行馬。王隱晉書云：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告老，以光祿大夫致仕，門施行馬，賜錢百三十萬。晉書云：王覽爲宗正卿，致仕，詔遣殿中監療疾給藥，復轉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干寶晉書記：尙書僕射李涓母喪，拜金紫，光祿大夫，給吏卒，門施行馬。晉中興書：蔡謨免，皇太后詔以謨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疏陳謝，遂以疾篤不朝，詔賜几杖，門施行馬。晉書：華表，字偉容，敬子也。太始中爲太中大夫，賜祿與卿同，門施行馬。

江季共說杜甫贈李龜年詩非甫所作。蓋岐王死時與崔滌死時年尚幼。又甫天寶亂後未嘗至江南也。范攄雲溪友議言明皇幸岷山。伶官奔走。李龜年奔迫江潭。甫以詩贈龜年云云。又云龜年訪於湘中。探口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云云。歌闌莫不望行在而慘然。龜年唱罷。忽悶絕仆地。以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殮殮。經四日。乃蘇曰。我遇二妃。令教侍女蘭若唱祓禳畢。放還。且言主人卽復長安。而有中興之主也。謂龜年汝何憂乎。時甫正在湘潭。或有此詩。更須考究。

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曰。木瓜。楸木。可食之木也。按詩之意。乃以木爲瓜。爲桃。爲李。俗謂之假果者。蓋不可食。不適用之物也。亦猶畫餅。土飯之義。爾。投我以不可食。不適用之物。而我報之以瓊玉可貴之物。則投我之物雖薄。而我報之實厚。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威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之。欲厚報之。則投我雖薄。而我思報之實欲其厚。此作詩者之意也。鄭箋以木瓜爲楸木。則是果實之木瓜也。誤矣。初學記六帖。於果實木瓜門皆引衛風木瓜之詩。亦誤。昔之記言者。謂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按木瓜詩投報之辭。以爲喻爾。未見真有投報也。恐非孔子之言。

漆洧詩贈之以勺藥。江淹別賦。下有勺藥之詩。子虛南都二賦。言勺藥者。乃以魚肉等物爲醢食物也。子建七發。張景陽七命。勺藥云云。五臣注。勺。音酌。藥。音略。廣韻亦有二音。子虛賦諸家皆誤。以爲漆洧之勺藥。韓退之偃城聯句詩云。兩相鋪甃。餽五鼎。調勺藥。又曰。但鄒顧笑金。難祈却老藥。二藥不同音也。

唐李濟翁資暇錄云。古使字作李。左氏春秋傳言行李。乃是行使。後人誤爲李字。春秋僖公三十年左氏傳云。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杜預曰。李。使人也。又襄公八年左氏傳云。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預曰。行李。行人也。又昭公十二年左氏傳曰。諸侯靖共。好以爲事。行李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曰。行李。使人通聘問者。或言理。或言李。皆謂行使也。但文其言。謂之行李。亦作理耳。以此知其非改古文爲李也。古文字多矣。李濟翁不言李字出何書。未可遽爾泛舉而改作也。劉孝感結客少年場行云。少年李六郡。遨遊遍五都。李作使音。

故相王甫爲館職時。夜夢至一山間。古松流水。杳然幽深。境色甚異。四無人跡。忽遇一道人。引至一處。過松下。有廢丹竈。又入有茅屋數間。道人開之云。公之所居也。塵埃蓬勃。似久無人居者。壁間見題字云。白髮高僧酷愛閒。一餅一鉢老山間。只因窺井生一念。從此松根丹竈閒。恍然悟其前世所居。已失道人。遂回。天大雷雨。龍起雲中。意甚恐懼。遂寤。其婢亦驚於室中。呼之覺。問之云。適爲雷雨所驚。頗異之。來日館中購書。偶觀架上小說。內載婦人窺井生男事云。孫仲益有王太傅生日詩云。了了三生步。松根冷煨爐。用此事也。窺井事見博物志。

羅隱牡丹詩云。可憐韓令功成後。虛負穠華過此身。據白廷翰唐蒙求韓令牡丹注云。元和中。京師貴游尙牡丹。一本直數萬。韓滉私第有之。遽命斫去曰。豈效兒女邪。李挺之諱之才。慶歷中以殿中丞爲澤州從事。時韓中令宣撫河東。委以秦鳳鑄鐵錢事。行次鳳州。爲絕句云。去年三月洛城遊。今日尋春到

鳳州欲托雙魚附歸信。嘉陵江水不東流。挺之族孫君翁。熙寧中邵堯夫言之。

蔡州襄信縣有棋師閔秀才。說嘗有道人善棋。凡對局。率饒人一先。後死于襄信。託後事于一村叟。數年後。叟爲改葬。但空棺衣衾而已。道人有詩云。爛柯真訣妙通神。一局曾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殷璠爲河嶽英靈集。不載杜甫詩。高仲武爲中興間氣集。不取李白詩。顧陶爲唐詩類選。如元、白、劉、柳、杜、牧、李、賀、張、祐、趙、嘏皆不收。姚合作極元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

常建有題破山寺後院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余觀又元集。唐詩類選。唐文粹皆作通。熙寧元年。歐陽永叔守青。題廡宇後山齋云。竹逕遇幽處。有以禡杜石本往河內。以示邢和叔。始未見時。亦頗疑其誤。及見碑。反覆味之。亦以爲佳。竟不知別有本邪。抑永叔自改之邪。古人用一字亦不苟也。

李紳題天衣寺詩。殿湧全身塔。池開半月泉。此泉隱於巖下。雖月閨袖中。只見其半。最爲佳處。紹興初。愚禿法聰。遂鑿開巖上。易名爲滿月泉。甚可惜也。

熙寧間。江寧府句容簿。失其姓名。至茅山。遇道人高坦。被髮跣足。與簿劇談飲酒。終日。書一詩留別而去。莫知所之。詩云。巖下相逢不忍還。狂歌醉酒且盤桓。仇香莫問神仙事。天上人間總一般。

王防元規嘗云。杜詩古本辭人角。撰清河頌。詩成珠玉在揮毫。蓋爲和舍人。故云。又云。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蓋爲送扶持。故云。

劉貢父詩話云。文人用事誤錯。雖有缺失。然不害其美。杜甫云。功曹非復漢蕭何。據光武謂鄧禹何以不據功曹。又曹參嘗爲功曹。云鄧侯非也。按蕭何爲主吏掾。卽功曹也。注在史記高祖紀。貢父博洽。何爲不知。杜謂之詩史。未嘗誤用事。

青州有劉槩方。富韓公守青時。遇之甚厚。因得臨胸縣西南官地。曰冶源。結茅居之。有雜文及詩歌。其子印行。青人傳。其詩有西軒忽見好溪山。一丈閒愁減三尺。末句云。讀書誤人四十年。有時醉把闌干拍。別見溫公詩話。

杜詩云。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驎。皆言漢文帝以千里馬駕鼓車。殊不知南史王融與宋弁等論騏驎駕鼓車也。按漢文止御千里馬。建武中以千里馬駕鼓車爾。

洞庭春水綠於雲。日日征帆送遠人。曾向木蘭舟上過。不知元是此花身。一小說。唐末。館閣數公泛舟。以木蘭爲題。忽一貧士登舟作此。諸公覽詩大驚。物色之。乃李義山之魄。時義山下世久矣。又嵐齋集載此詩。陸龜蒙於蘇守張搏座上賦此木蘭堂詩。未知孰是。

後漢范滂母謂滂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唐人謂李白。杜甫爲李。杜。子美詩云。李杜齊名真忝竊。用後漢事也。南史謂鮑照。謝元暉爲鮑。謝。又鮑防與謝良弼友善。人謂之鮑。謝。

或謂詩史者有年月。地里。本末之類。故名詩史。蓋唐人嘗目杜甫爲詩史。本出孟棗本事。而新書亦云。太一峯前是我家。滿床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此竹磐良翁詩。終南人父信。本



軍職。終文思副使。以蔭補借職。元豐中。監青州臨淄酒稅。或以此詩題酒樓。皆云是神仙作也。

予監台州杜瀆鹽場。日以蓮子試浦。擇蓮子重者用之。浦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卽味差薄。若浦更薄。卽蓮沉於底。而煎鹽不成。閩中之法。以鷄子。桃仁試之。浦味重。則正浮在上。鹹淡相半。則二物俱沈。與此相類。

淋下滴水。或以他水雜之。但識其舊痕。以飯飯蓋之。於中掠去面上水。至舊處。元浦盡在。所去者皆他水。或以飯箕隔之。亦可以他物則不可分矣。此理未曉。孔融論云。弊算不能救鹽池之浦。卽此事也。鍊化術云。飲食過鹹。以飯算竹數條炙之。着其中。則汁便淡。

青藤寺老柏院。有布衣張在題一絕於院壁。南鄰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去又回。唯有君家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元祐中。州學教授畢仲愈題跋。刻石於平嵐亭上。

杜甫贈韋十六評事。子雖軀幹小。晉書載記。劉曜時。壯士陳安戰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健兒有陳安。軀幹雖小。腹常寬。秋輿云。聞道長安似奕棋。蓋用寧子視君如奕棋事。絕句云。卽真翡翠蘭苔上。用郭景純遊仙詩。移居贈衛大郎。清燈照等夷。用任彥昇王文憲集序引袁粲詩之子照清襟。

李君翁詩話卜居云。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詩人皆以爲宋玉事。豈卜居亦宋玉擬屈原作邪。庾信哀江南賦云。誅茅宋玉之宅。不知何據而言。此君翁之陋也。唐余古渚宮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故其賦曰。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老杜送李功曹歸荆

南云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是也。又在夔府詠懷古跡云。搖落深知宋玉悲。江山故宅空文藻。然子美移居夔州入宅詩云。宋玉歸州宅。云通白帝城。蓋歸州亦有宋玉宅。非止荊州也。李義山亦云。却將宋玉臨江宅。異代仍教庾信居。

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孟浩然詩云。游魚擁劍來。按擁劍如彭蠡之類。蟹屬一螯偏大。故謂之擁劍。非魚也。

杜甫詩。尚想東方朔。談諧割肉歸。社日用伏日事。蘇黃皆以爲誤也。史記年表。秦德公二年。始作伏祠。社乃同日。至漢方有春秋二社。與伏分也。

老杜水落魚龍夜。山空烏鼠秋。陸農師引水經。魚龍以秋日爲夜。按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淵。龍以社日爲夜。豈謂是乎。又烏鼠同穴者。鼠與烏爲雌雄。似鼠而尾短。在內。烏在外。魚龍。水名。烏鼠。山名。烏鼠秋而魚龍夜。是詩兩句而含三事也。

李嘉祐守台州詩云。春塘露冕歸。華陽國志云。郭賀爲荊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明帝到南陽。遇狩。賜三公之服。去襜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

富陽北十里。有妙庭觀。荐經焚毀。無碑誌可致。獨見於東坡詩。董雙成。故宅絕句云。人去山空鶴不歸。丹亡鼎在世徒悲。可憐九轉功成後。却把飛仙乞肉芝。刻石作肉芝。道流云。元本作肉。東坡見之。無他語。今印本作肉芝。內之與肉。皆未曉。其鼎宣和間取去。三足中空。病者取以煮藥。甚有效。

陳德潤云。一貴人知成都日。朝廷遣御史何邾入蜀按事。貴人徧召幕客。詢何人與御史密者。或云有賢良某人。延之。令出界候迎。兼攜名娼王宮花。往候其宴狎。出家姬以佐酒。王善舞。何公醉。喜題其項帕云。按微梁州更六么。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娼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

被紫荷囊。按荷囊。卽持荷之荷也。或以爲紫荷囊。非也。宋子京云。猥挈荷囊。預從豹乘。皆沿習之誤。南史劉杏傳言。簪筆持囊事甚詳。

臨安府仁和縣圖經。出囊簫沙。在縣東四里。海際之人採用。鼓鑄銅錫之模。諸州皆來採。亦猶邢沙可以碾玉也。

石子惠云。中書舍人繫紅綰犀帶。自葉少蘊始有。舊服色不佩魚。後王照請於朝。方佩。婦人儒人至夫人。凡八人。皆佩魚。乃張崇啓請。

杜甫詩云。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楚國先賢傳。謂婿如龍也。女得賢婿。謂之乘龍。黃憲爲司徒。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之桓叔元女俱乘龍。

韓退之燈花詩云。黃裏排金粟。斂頭綴玉蟲。乃用何遜詩金粟裏搔頭之句。

陳克子高詩云。鳥聲妨客夢。花片攪春心。句甚佳。唐杜審言詩云。啼鳥驚殘夢。飛花攪獨愁。下句爲工也。子美詩云。樹攪離思花冥冥。亦有所自矣。

王珣齋楚人書夢中得詩云杖屨步斜暉煙村景物宜溪深水馬健霜重橘奴肥春罷鷄爭黍人行犬吠  
籬可憐田舍子理亂不曾知

杜少陵閣詩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唐僧栖白閒詩云捲簾當白晝移坐向青山

苴說文展賈切土苴精魄物又云不真物一音子余切訓包也韓文公進學解補苴罅漏當讀作平聲

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蟲皆上行唯有肺蟲下行最難治當用鰓爪爲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  
日肺蟲上行也

孟蜀王水殿詩東坡續爲長短句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解窺人欹枕欵橫雲鬢  
亂夜深瓊戶寂無聲時見飛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閩廣人食檳榔每切作片蘸蠟灰以老葉裹嚼之老音老又音蒲口切初食微覺似醉面赤故東坡詩云

紅潮登頰醉檳榔

今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北人謂之苦車苦音庫

左傳成公十三年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  
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杜預注云養威儀以致福班固五行志云能者  
養之以福顏師古云能養生者則定禮義威儀自致於福此注與杜同左氏本誤

韓退之答柳柳州食蝦蟆詩云蝦蟆雖水居未得變形貌強號爲蛙蛤於實無所校居然當鼎味豈不辱

釣罩余雖不下喉近又能稍稍嘗懼染蠻夷平生性不樂而君復何爲甘食比彘豹按周禮鬪氏鄭司農云掌元鼈臚卽蝦蟆屬元謂鱧今御所食蛙也漢書霍光擅滅宗廟羔兔蛙不知古爲上食也

馬監場云泉州一僧能治金鷄蠱毒如中毒者先以白礬末令嘗不澁覺味甘次食黑豆不服乃中毒也卽濃煎石榴根皮汁飲之下卽吐出有蟲皆活無不愈者李暉之云凡中毒以白礬牙茶搗爲末冷水飲之

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然後帶緣牆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劉禹錫踏歌行云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未知孰是

司馬安善宦四至九卿儒林傳許商四至九卿

李賀詩攢蟲鏤古柳劉禹錫詩秋蟲鏤宮樹此二句皆善

毛詩伯兮篇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云諼草令人亡憂背北堂也今人多用北堂萱堂於嫠居之人然伯之暫出未嘗死也但其花未嘗雙開故有北堂之義說文蕙萱、蕤、皆一字也令人忘憂通作諼據爾雅諼訓忘也因其忘故古用諼草字嵇康養生論云合歡獨忿蕤草忘憂本草云利心志令人歡喜忘憂風土記云婦人有妊佩之生男子故謂之宜男草陸士衡詩云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忘歸之義未詳

台州杜濱暨之北安聖院僧師肇端午日晝與僧對坐忽聞屋瓦有聲火光一線下至地少頃遂大如車

輪先燉僧之左臂。次及右臂。忽入於背。不見。久之。復爲一線飛去。出屋卽震雷一聲。其僧僅有氣。且舉衣視之。背後製裘一圓孔如錢。中單圓孔如碗。脊下燒一圓瘡。瘡甚。皆以爲天火。不可治。予以湯火藥塗之。月餘遂無事。怪異如此。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西溪叢語卷下

孟子言去齊接淅而行。淅，瀆米也。接字殊無理。許慎說文引孟子去齊，境淅而行。境，音其兩切。漉，乾瀆米。言不待炊而行也。異聞集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境淅。唐本作境字。

王介甫云：俟我於城隅，言靜女之俟我以禮也。其美外發，其和中出。其節不可亂者，彤管也。貽我彤管，言靜女之貽我以樂也。徐安道注：音辯云：彤，赤漆也。管，謂笙簫之屬。按靜女詩貽我彤管，彤管有煒。注云：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箋云：彤管，赤管也。疏必以赤者，欲使女史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正妃妾之次序也。鄭注：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後漢皇后妃序云：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左氏傳定公九年：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預云：詩，鄆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以此考之，不聞謂之樂也。

陶潛讀山海經十三首用事，今本多差誤，各爲注釋之。第一篇泛覽周王傳，乃周穆天子傳，荀勗校定本是也。流觀山海圖，乃山海經十八卷，郭璞注本是也。第二篇云：玉堂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字非一山。高開發新謠，寧效俗中言。西山經云：玉山是王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頭戴勝，是司天之厲，主五殘。大荒西經云：西海之濱，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豐沮玉。



門西有王母之山。又云以崑崙爲宮。亦有離宮別窟。郭璞云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傳云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執元珪白壁以見西王母于瑤池之上。又天子升於奄山。卽西王母之山也。奄山卽崦嵫山也。西王母宴穆王於瑤池之上。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復能來與穆王往復數詩不具載。第三篇云迢遞槐江嶺是謂元圃邱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淫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遊槐江之山邱時之水出焉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黃金銀實惟帝之平圃。郭璞註云卽元圃也。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其上多藏琅玕爰有瀛水其清洛洛音遙穆天子傳天子銘跡於元圃之上。第四篇云丹木生何許迺在崑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瓊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軒皇。西山經云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崑崙音山其上多丹木圓葉而赤莖黃花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饜是生元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五色乃清。第五篇云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爲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廣圓百里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竹書云穆王西征至青鳥所解又蛇巫之山一曰龜山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又有三足鳥主給使也。第六篇云逍遙蕪皋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陽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爲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黑齒國人黑手食稻使蛇其一蛇赤下有暘谷上有扶木卽扶桑木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

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第七篇云。槃槃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榦共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護朱闕。在赤水之陰。有三珠樹如柏。葉皆爲珠。其樹若蟄。海內南經。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鷄。五采而文。乃鳳也。自歌自舞。女牀之山有鳥。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自歌。見則天下康寧。第八篇云。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員邱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列子云。北海之北。其國名曰終北。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瓠。頂有口。狀若圓環。名曰遊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泉過椒蘭。味過醪醑。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扎厲。不天不病。人倦則飲神瀆。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今赤泉山海經無之。知古文缺失也。第九篇云。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後。海外北經云。夸父與日逐走。渴欲飲於河。渭不足。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又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禺谷。郭璞云。禺淵也。今作虞淵。第十篇云。精衛銜微石。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說在昔心。良辰詎可待。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而文首白喙。名曰精衛。其鳴自說。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反。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奇肱之國。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第十一篇云。巨猾肆威暴。欽鴛違帝旨。窳窳強能變。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爲惡不可

履長枯固已劇。鷓鴣豈足恃。鍾山神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耳。是與欽鴉殺葆江于崑崙之陽。葆江卽祖江也。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嶠崖。鴉音下邳之邳。嶠音遙。曰巨。猶肆威暴者。謂欽鴉殺祖江。貳負臣殺窳窳也。猶作危字。非是。欽鴉化爲大鴉。鼓亦化爲鷓鴣。音謬。鷓音俊。或云鷓鴣字非也。窳窳者蛇身人面。爲貳負臣所殺。開明東有巫夾。窳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窳窳變爲龍首。居弱水中。食人。音帆。俞第十二篇。鷓鴣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青邱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爲迷者。生不以喻君子。桓山西臨流黃。北望諸毗。東望長右。有鳥焉。其狀如鷓。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鷓。其鳴自號。見則其國多放士。放逐也。懷王之世。謂屈原也。青邱國有奇鳥。不詳其狀。鷓鴣或爲鷓鴣。或爲鳴鷓。皆非也。第十三篇云。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鯀。重華爲之來。仲文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饑渴。當復何及哉。竹書紀年。堯欲禪舜。共工鯀諫以爲不可。舜卽位。殛鯀于羽山。流共工於幽州。海內經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壅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神異經云。西北荒有人。人面朱鬚。蛇身人手。四足。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土。志加通塞。爲人自用。欲爲欲息。名曰鯀。下云。仲文姜公未詳。

柳子厚詩云。空齋不語坐高春。薛能詩云。隔江遙見夕陽春。或云。見春米。大非也。淮南子云。日至于虞淵。是謂高春。注云。虞淵。地名。高春。時始成。民確春時也。至于連石。是謂下春。注云。連石。西山名。言將暝下。民悉春。故曰下春。

古樂府陸瑜有僊人覽六箸篇。九僊歡會賞。六箸且娛神。戲石開餘地。銘山憶舊秦。避敵情思巧。論兵勢重新。問取南皮夕。還笑拂棋人。初不曉何戲。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安陵人。善陸博。竇晏好之。嘗與居處。法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爲之。長六分。王逸解楚辭云。投六箸。行六碁。故爲六博。以篋籥作箸。象牙爲棋。麗而且好也。說文云。六箸。十二棋也。

鮑昭行藥至城東橋詩。五臣注云。昭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杜甫舟中伏枕詩云。行藥病溘溘。漢許皇后云。我頭岑岑。藥中得無有毒乎。

金虎二字所用不同。張平子東京賦云。周姬之末。政用多僻。始於宮隣。卒於金虎。五臣注云。幽厲用小人。與君子爲隣。堅若金。惡若虎。卒以此亡。何敬祖詩云。望舒離金虎。五臣注云。望舒。月御也。西方金也。西方七宿。畢。昴之屬。俱白虎也。河圖云。亡金虎。喻秦居也。陸士衡詩云。大辰匿曜。金虎習質。甘石星經云。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

沈存中筆談云。馬融笛賦云。裁以當籥。使易持。李善注。籥。馬策也。裁。笛以當馬籥。故使易持。此釋說也。笛安可以爲馬策。籥。管也。古文謂樂之管爲籥。故潘岳笙賦云。修籥內關。餘簫外透。裁以當籥者。餘品多裁。衆籥以成音。此笛但裁一籥。五音皆具。當籥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據說文。籥。擗並音張。瓜反。籥也。不聞以籥爲樂管。潘岳笙賦乃用擗字云。脩擗內關。注云。修長擗大。關。開也。自與籥字不同。言羌人裁之以當馬策。言易執持而復可吹也。牽強爲說。殊無義理。

汝南陳敬伯路逢歸忌必反郵亭後坐誅無禁忌者多談爲繆注云四孟在壬四仲在寅四季在子今陰陽書云辰戌丑未月日子寅申己亥月丑日子午卯酉月寅日與舊法不同故不足信也

杜甫送高三十書記云觸熱向武威程曉三伏詩云今世權穢子觸熱到人家據炙穀子云權穢等子也集韻穢音奈穢音戴二字不曉事也

望江南者朱崖李太尉鎮闕西日爲亡姬謝秋娘所作後進入教坊

和凝嘗以宰相自期登第之日名在第十三後覽范質文大加贊歎卽以第十三處之場屋問謂之傅衣鉢若禪宗之相傳授其後質果繼凝登相位亦爲太子太傅魯國公搢紳以爲美談後馮當世知貢舉擢彭器資爲首後贈彭詩云當時已自傅衣鉢羞媿猶爲食肉僧謂此也

天福初竇貞固知貢舉舊制夜試以三燭爲限長興二年改令晝試貞固以短景難成文不盡意失取士之道奏復夜試

孫天舉云嘗見吳天用家藏一易書不知何人作云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乾坤有毀時故終之以未濟蓋乾坤毀則有水火之災水之災多在東南火之災多在西北故西北多山東南多水東南之山皆水衝激而成有連亘三四十山不絕者乃地脈也後兵火失其書亦不能盡記其說

盧思道挽詩獨八首比時人最盛時謂之八米盧郎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八米取數之多也

王建宮辭。延英引對碧衣郎。紅硯宜毫各別牀。天子下簾親自問。宮人手裏過茶湯。恐是用紅絲研。江南李氏時猶重之。歐公研譜以青州紅絲石爲第一。此研多滑不受墨。若受墨。妙不可加。王建集中有作工研。又作洪研。皆非也。雲溪友議載。元子芝明經制策入仕。亦有此一篇。未知孰是。

墨景儒有李重光黃羅扇。李白寫詩一首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游。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煙態拂人頭。後細字書云。賜慶奴。慶奴似是宮人小字。詩似柳詩。

宋公庠言。金日磾日字不音彌畢切。又是如字。別無借音。又言。人皆言解體音右買反。司馬溫公讀作古險切。又云。父在呼其子爲令嗣。侍下呼某房。甚無謂也。

柳子厚開徹上人亡寄楊丈侍郎云。東越高僧還姓湯。幾時瓊佩觸鳴璫。空花一散不知處。誰采金花與侍郎。蓋用慧林菊問贈鮑侍郎詩云。玳枝兮金英。綠葉兮紫莖。鮑照有答詩。類文題作菊問。照集又云贈答。

姓氏之學。莫盛於元和姓纂。皆自南北朝以官職富貴相高。溢至於唐崔盧李鄭糾紛可鄙。若以聖賢所本。如子姓。姁姓。姬姓。姜姓之類。各分類。聖人受姓所從來。以訖春秋所紀。用世本荀況譜。杜預公子譜爲法。則唐虞三代列國諸侯俱可成書。此似是太史公欲爲而未就者耳。漢以後精力博求。不難考其淵源至今也。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正義謂方牘簡策。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鄭司農引春秋傳。王

命內史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又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注云。贊爲之。爲之辭也。以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之。杜子春云。方版。謂今時牘也。儀禮聘禮。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而讀之。

南山宜律師感通錄云。廬山七嶺。其會於東。合而成峯。因知東坡橫看成嶺側成峯之句有自來矣。

新唐書李德裕傳。德裕徙鎮海軍。代王璠。先是。太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檄留後使如詔書。璠人爲尙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爲不軌。帝惑其言。竄革音訓云。杜牧作杜秋詩。乃云。漳王得罪後。秋始被放歸本郡。疑卽仲陽也。與此不同。似牧之之誤。南部新書云。杜仲陽卽杜秋也。始爲李錡侍人。錡敗。填宮。亦進帛書。後爲漳王養母。太和中。漳王黜。放歸浙西。續詔令觀院安置。兼加存卹。故杜牧有杜秋詩。稱於時。此說與牧之合。漳王湊傳。黜爲巢縣公。時太和五年也。命中人封詔卽賜。且慰曰。國法常爾。無他憂。八年。堯贈齊王。鄭注。後以罪誅。帝哀湊。被讒死。不明。開成三年。追贈懷懿太子。蓋太和五年。漳王雖黜。尙特詔賜慰云。故德裕檄留後使如詔書。至八年廢死後。德裕方被譖也。恐牧之詩不誤。

蔣防作叢小玉傳。書大歷中李益事。有一豪士。衣輕黃衫。挾朱筋彈。李至。覆遂死。乃三月牡丹時也。老杜有少年行二首。一云。巢燕引雛。渾去盡。紅花結子已無多。黃衫年少宜來數。不見堂前東逝波。考作詩

時大歷間。甫政在蜀。是時想有好事者傳去。作此詩爾。

蘭亭惟定武舊本最佳。薛帥別刊木易之。新本瀟流帶石天五字。損可以驗。舊本皆全。

杜甫憶李白詩云。俊逸鮑參軍。亦有譏焉。鮑昭白紵辭一篇。白用之。杜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如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雲香。乃陰鏗詩也。

山海經大荒北經。有神銜蛇。其狀虎首人身。四蹄。長肘。名曰強良。亦在畏獸書中。此書今亡矣。

宜都山水記。假山溪有釜灘。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鈎鏤。柳子厚鈎鏤潭記。鈎字字書無之。集韻鏤鈎並

音胡。黍稷器。夏曰瑚。南曰璊。周曰簠。籩又鑿音滿。補反。鈎。鏤。溫器。言潭石如此大小爾。

高氏小史云。周顒字彥倫。始置四聲切韻。行於時。

南部烟花錄文極俚俗。又載陳後主詩云。夕陽如有意。偏傍小聰明。此乃唐人方域詩。六朝詩語不如此。唐藝文志所載烟花錄記幸廣陵事。此本已亡。故流俗僞作此書。與裴鏹傳奇載秦人事及賦唐俚詩無異。

李義山定子詩。堪笑喫盧隋。煬帝破家亡國爲何人。北里志。劉秦娘門有榑樹。贈詩云。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榑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莫使奔波遠喫盧。

老杜望嶽詩云。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天有一門。述征記云。栢谷。谷名也。漢武帝微行。所至谷中。無回車地。夾以高原。栢林陰翳。窮日幽暗。殆弗覩陽景。風翔岐山。禹貢云。治梁及岐。又曰。荆岐旣旅。其山本



以有兩歧。故呼爲歧路之歧。今俗猶呼爲箭筈嶺。

諺云。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王建聽雨詩云。半夜思家睡裏愁。雨聲落落屋簷頭。照泥星出依然黑。淹  
爛庭花不肯休。

李義山柳枝詩序。有滿裙水上之語。北史竇泰母夢風雷有娠。菁而不產。甚懼。有巫者曰。度河滿裙。產子  
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云。當生貴子。可從而南。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爲御史中尉。別見荆楚歲時記。

徐浩會稽詩云。法士多瓊能。蓋言異能也。魯直謂能乃三足鼈。言僧似鼈耳。雖似戲語。然能有二音。皆通。

不必指能是鼈也。後漢黃琬傳云。舊制。光祿三四省郎。以高功久次。德尤異者爲茂才。異行。時權富  
子弟。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迫見遺。京師爲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注云。能乃來切。

范文正守鄱陽。喜樂籍。未幾召還。作詩寄後政云。慶祠堂前花自栽。爲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著成離恨。  
只託春風管領來。到京以綿胭脂寄其人。題詩云。江南有美人。別後長相憶。何以慰相思。贈汝好顏色。

至今墨跡在鄱陽士大夫家。

肅宗乾元二年。史思明與諸將期會汴州。李光弼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  
能守汴州十五日。我來救。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叔冀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降。思明待之甚厚。  
新書云。董秦夜挈五百人歸光弼。詔加殿中監。賜姓李。名忠臣。卽天寶末驍將也。羸暴不知書。晚汙朱  
泚僞命。誅。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將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屍無衣巾。詳味此句。董秦當是

無功而享厚祿者。如此者多。不知玉川子說李忠臣何也。

李太白平虜將軍妻詩云。古人不睡井。莫忘昔纏綿。李濟翁資暇錄云。諺有曰。千里井。不反睡。或云劉言。昔人經驛舍。反馬餘對於井。後經此井。汲水爲對所哽。

國朝用漢臘。蓋冬至後第三戌。火墓日也。是爲臘。己酉年閏八月冬至後第三戌。乃在十一月末。太史局著歷。遂以十一月第三戌爲臘。識者云。古法遇如此閏歲。卽以第四戌爲臘。臘不可在十一月也。癸亥年合閏三月。遂閏四月。南渡後圖書散失所致。

嘗聞習海者云。航海自二浙可至平州。聞登州竹山。馳基諸島之外。大晴無雲。可遠望平州城壁。今自二浙至登州與密州。皆由北洋。水極險惡。然有自膠水鎮三日而抵明州定海者。杜甫後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糧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與爭驅。及昔遊篇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凌蓬萊。其事可見。

名山記云。松有兩鬢。三鬢。五鬢者。言如馬鬣形。李賀有五粒小松歌云。新香幾粒洪崖飯。五粒未詳。

潘岳秋興賦云。斑鬢彪以承弁兮。素髮麗以垂領。五臣注云。彪。髮下垂貌。說文云。白黑髮雜也。李善注云。彪作影。音方科切。

李義山嬌兒詩云。忽復學參軍。按聲喚蒼鶻。按吳史云。徐知訓怙威。嬌淫調讀。王無敬畏之心。嘗登樓狎戲。荷衣木簡。自號參軍。令王鑿髻。鶻衣爲蒼頭以從。歐公五代史吳世家云。知訓爲參軍。隆演鶻衣鬢。

髣爲蒼鵠前云蒼頭非也。

南唐世家號捷馬牌按南唐史亦作捷字舉世以爲捷字非也說文捷字從建音紀偃切馬行不利也考工記云紀日馳騁左不捷是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刻頌秦德越絕書云始皇以二十七年來游會稽以正月甲戌到越留舍都亭取錢唐浙江岑石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一尺東西面廣一尺六寸刻文於大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越二十里水經云秦始皇登會稽山刻石紀功尚在山側孫暢之述征記云丞相李斯所篆也梁書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范雲爲主簿雲以山上有始皇刻石三句一韻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字皆大篆人多不詳雲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讀之者流張守節云會稽山刻李斯書其字四寸畫如小指間纖今文字整頓是小篆字予嘗上會稽東山自秦望山之巔並黃茅無樹木其山側有三石笋中有水一泓別無他石石笋並無字復自小逕別至一山俗名鵝鼻山又云越王棲於會稽宮娥避於此又云娥避山山頂有石如屋大中開插一碑於其中文皆爲風雨所剝隱約就碑可見缺畫如禹廟沒字碑之類不知此石果岑石歟非始皇之力不能插於石中此山險絕罕有至者得一採藥者則至之耳非僞碑也或云大篆或云小篆皆不可考。

杜甫詩云嘗果栗斂開或作籜字殊不可解集韻斂側尤切革紋蹙也漢上題襟周繇詩云開栗弋之斂斂賈休云新蟬避栗斂又云栗不和斂落卽栗蓬也。

左傳云。故講事以度軌。經句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經句采謂之物。

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爲書。書安可無也。學者慎所取而已。不知慎所取。則不如勿學而已矣。

嘗觀八師經。佛時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名曰邪旬。來詣佛所。欲質所疑。曰。吾聞佛道。厥義宏深。巍巍堂堂。猶星中月。神智妙達。衆聖中王。願開盲冥。釋其惑癡。所事何師。天尊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是卽東坡宸奎閣碑銘云。巍巍仁聖。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之意。所謂八師者。不殺。不淫。不惡。口不飲酒。老病。死。王瑩夫云。坡公手寫八師經。頃嘗見之。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它處。今會稽人言家里。其意同也。

潘岳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李善云。朱仲李未詳。按述異記云。房陵定山有朱仲李三十六所。許昌節度使小廳。是故魏景福殿。董卓亂。魏太祖挾令遷帝。自洛都許。許州有小李子。色黃。大如櫻桃。謂之御李子。卽獻帝所植。至今有焉。王逸荔枝賦云。房陵標李。

謝靈運東陽溪中贈答云。可憐誰家婦。緣流灑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又云。可憐誰家郎。緣流乘素舸。但問情若何。月就雲中墮。劉禹錫泰娘歌。月墮雲中之句。蓋本於此。

漢樊噲傳。從攻項籍。屠袁叢。晉灼曰。地理志無。今清河有袁叢城。功臣表有袁叢侯。顏師古曰。旣云攻項。

籍、屠煮盡。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予考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宛。句有  
參。裴城。此正在大河之南也。可以補漢史之闕。

許志仁云。昔秦王捨舟於餘杭。因曰杭州。不從舟而從木。以詩一葦杭之之義。

齊邱仲孚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爲限。唐人張繼詩。夜半鐘聲到客船。則半夜鐘其來久矣。

撰善之法。用老陽。老陰多少之數求之。卽偏而不均。若以奇耦之數求之。最爲精妙。三奇老陽。三耦老陰。

一奇兩耦少陽。兩奇一耦少陰。少陽。震坎艮也。少陰。巽離兌也。

陶淵明詩云。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漢書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周  
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爲瑯琊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  
春。

不盡集云。後魏時。相州人作李波小妹歌。疑其未備。因補之。李波小妹字雍容。窄衣短袖蠻錦紅。未解有  
情夢梁苑。何曾自媚妬吳宮。誰教牽引知酒味。因令悵望成春慵。海棠花前鞦韆畔。背人撩鬢道忽忽。  
韓偓所補。似言閨房之意。大非其實。北史。李安世出爲相州刺史。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刺  
史薛道標討之。大爲所破。公私成患。百姓語云。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  
婦女尙如此。男子安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等殺之。州內肅然。

白樂天自詠詩云。朱砂賤如土。不解燒爲丹。元鬢化爲雪。不解休爲官。又不二門詩云。亦曾燒大藥。消息

乖火候。至今殘丹砂。燒乾不成就。潯陽晚歲寄元八郎中庾三十二員外詩云。商水年將暮。燒金道未成。丹砂不肯死。白髮自須生。對酒云。漫把參同契。難燒伏火砂。有時成白首。無處問黃芽。赴忠州至江陵舟中示舍弟云。幼學將何用。丹燒竟不成。酬元郎中書懷云。終身擬作臥雲伴。逐月須收燒藥錢。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以藥術爲事詩云。金丹同學都無益。水竹鄰居竟不成。贈江州李使君云。迹爲燒丹隱。家緣嗜酒貧。題別遺愛草堂云。曾在廬峯下。書堂對藥臺。竹樓宿詩。小書樓下千竿竹。深火爐前一盞燈。此處與誰相伴宿。燒丹道士坐禪僧。後集第五十一卷。同微之贈別郭虛舟鍊師五十韻。彼燒丹事甚詳。有云。簡寂館鍾後。紫霄峯曉時。心塵未淨潔。火候遂參差。萬壽觀刀圭。千功失毫釐。先生彈指起。姪女隨煙飛。始知緣會開。陰隙不可移。藥竈今夕罷。詔書明日追。對酒云。丹砂見火去無迹。白髮泥人來未休。贈杜錄事云。河車九轉宜精鍊。火候三年在好看。酬夢得云。丹砂鍊作三銖土。元髮看成一把絲。又燒藥不成命酒獨酌云。白髮逢秋至。丹砂見火空。不能留姪女。爭免作衰翁。是樂天久留意金丹。爲之而不成也。又有感事詩云。服氣崔常侍。燒丹鄭舍人。又云。唯知戀杯酒。不解煉金銀。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又作醉吟先生傳云。設不幸吾好藥。治衣削食。鍊鉛燒汞。至于無所成。有所誤。奈之何。今吾幸不好彼。又答客詩云。海山亦是吾歸處。歸卽應歸兜率天。則是晚年藥術竟無所得。乃歸依內典耳。

李善文選引證精博。五臣無足取也。惟注北山移文。值薪歌於延瀨。李善云未詳。呂向云。蘇門先生遊於

延攬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乎。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而去。又不注所出。至注解嘲。李善引伯夷。太公爲二老。乃云。只太公爲一老。不聞二老。其繆如此。汲冢瑣語晉春秋篇載平公夢求籙窺屏。左氏國語並云黃能。

謝靈運詩云。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五臣注文選云。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李善云。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應璩詩云。不悟牽朱絲。三署來相誇。

華陽國志蜀志云。露叢。魚鳧之後。有王曰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峨嵋爲城郭。江潛綿絡爲池澤。汶山爲畜牧。南中爲園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禪位于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鵲鳥鳴。蜀人悲之。故開子鵲之鳴。卽曰望帝也。左太冲蜀都賦云。鳥生杜宇之魂。五臣注引蜀記云。有王曰杜宇。號望帝。俗說云。化爲子鵲。子鵲。鳥名也。故鮑照。杜甫皆云是古帝魂。其實非變化也。

春秋左氏傳。開晉公子駢脅。欲觀。絕句其躒浴。絕句薄而觀之。

禮記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憤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施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如此稱者。不在此位。何以觀射。乃

不字作上聲。連上句。卽於義無爽。今本家語無二不字。

韓退之瀟吏詩云。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風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巧姦敗羣倫。古本風作虱字。或引阮嗣宗虱處禪中爲解。非也。按秦公孫鞅書新命篇云。國以功受官。子爵則治省言寡。以六蠹授官。子爵則治煩言生。六蠹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職。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蠹勝其政也。此言十二。乃止九條。杜牧之云。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爲強。曰。彼仁義蠹官也。可以置之。注云。覆之。言不用也。此昌黎之意也。

端硯。下巖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溫潤而澤。儲水發墨。叩之有聲。但性質堅。礮斷裂。尤多瑕疵。秋楓巖石色微淡。可亞下巖。堅潤不及。梅根巖一名中巖。桃花巖一名上巖。二巖石俱皆沙壤相雜。無水泉。色淡而燥。肌理稍麤。然中巖又勝上巖。新坑石色帶紅紫。其文細密。材質厚大無瑕。然止是崖石。頗乏堅潤。後歷石與新坑略相似。又處其次。西坑六崖石色青微黑。佳者如歙石。蠶羅紋。而發墨過之。石眼圓暈數重。青白黃黑相間。極大者爲最勝。土人以晶瑩圓明。中無瑕翳者爲活眼。形模相類。不甚鮮明者爲淚眼。形體略具。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者爲枯眼。

唐食貨志云。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釐。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又云。開元二十六年已後。錢甚惡。詔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肅宗上元



元年以開元舊錢一當十。孔毅夫云：開元通寶錢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回環可讀，俗不知，以爲開元錢。明皇所鑄，六典謂之開元通寶。司馬光云：薛瑄唐聖述圖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指一甲，故錢上有甲痕焉。凌瑋唐錄政要以爲寶皇后，是時寶后已崩，文德后未立，今皆不取。李審言記開云：唐之錢文如乾元、開元、曰重寶、通寶，世俗淺者有云乾重開通。朝士尙有如此言者，尤可笑也。馮永卿云：開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洛、并、幽、桂等州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記號偶相合耳。

楚辭云：夕餐秋菊之落英。王逸云：英，華也。類篇云：英，草榮而無實者。後漢馮衍賦云：食玉芝之茂英。言英華之英。洪興祖補註楚辭云：秋花無白落者，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華之落。此言爲是。今秋花亦有落者，但菊蕪不落耳。若云黃菊飄零滿地金，卽詩用楚辭之句。凡宋書符瑞志、沈約云：英，葉也。言食秋菊之葉，據神農本草，菊服之輕身耐老。三月採葉，玉函方：王子喬變白增年方，甘菊三月上寅採，名曰玉英。是英謂之葉也。晉許詢詩云：青松凝素體，秋菊落芳英。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人有景行，當效而行之。如山之高，當仰之。今人書簡有使景仰者，疎矣。魏文帝書云：高山景行，深所慕仰。爲是任彥昇太宰碑云：瞻彼景山，肅然望慕。雖引詩陵彼景山，然不出景行高山之意也。

莊子：適莽蒼者，三澮而反，腹猶果然。郭象不注。成元英疏云：果然，充飽也。陸德明音義云：果，如字。又苦火

切。衆家皆云飽貌。言依雉果然。或云猶如也。言腹之飽。如果然獸也。吳錄地理志云。九真浦。縣有獸名果然。狻猊類也。南州異物志云。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尾長。腹圓。過其頸脅。邊斑文皮。集十餘。可得一麀。繁文麗好。綢厚溫暖。魏鍾毓有賦。

伊尹負鼎干湯。莊子成元英疏云。負玉鼎以干湯。劉孝標栖山志云。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五鼎而要卿相。楚辭天問云。緣鵠飾玉。后帝是擾。王逸云。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爲相。獨孟子以爲不然也。

劉禹錫云。翁仲遺墟草樹平。魏略云。明年景初元年。徙長安鐘籠。駱臚。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卒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徒門外。後漢鄗南下秋亭有石壇。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南北相對。

謝惠連云。漾舟陶嘉月。王褒九懷云。陶嘉月兮總駕。王逸云。及吉時也。

百六。從上元甲寅至今乾德四年丙寅。積年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三。以通周法除之。得三通周。餘六百一十三年。又除第一。第二百六。共五百七十三。餘年入第三百六。從貞觀十六年壬寅入第二百六。至吳乾貞三年己丑。第二百六數窮。又從吳大和二年庚寅入第三百六。至今乾德四年丙寅。已得三十七年。更二百五十一年。方入第四百六。

陽九。從上元甲寅至今乾德四年丙寅。積年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三。以通周法除之。得三通周。餘四千四

百五十三年。又以陽九數除之。得九餘年。入第十陽九。從武德元年戊寅入第十陽九。至今乾德四年丙寅。已得三百四十九年。更一百七年。第十陽九數窮。重起第一陽九。

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燃香燻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宣宗復釋教。行其儀。朱梁開國。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石晉天福中。竇正固奉國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卽爲規式。國朝至今因之。

蔡謨初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詣謝尙而說之。尙曰。

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勤學死。據荀子勸學篇云。蟹六跪而二螯。注云。跪。足也。引說文云。蟹六足。二螯首

也。今考神農本草。蟹八足。二螯。其類甚多。六足者名跪。音跪。四足者名北。皆有大毒。不可食。爾雅云。蟪

蟪曰蟪。卽彭蠡也。似蟹而小。蟪。王穴切。謝尙云。讀爾雅不熟。必爾雅說蟹。今本止有彭蠡。事而他更

無。恐爾雅脫文也。勤學當作勸學。恐晉書本誤以勸爲勤也。建康實錄所引不誤。今許叔重說文云。蟹

有二螯八足。旁行。楊倞引云。六足亦誤。又衍一首字。亦誤。韓非子云。蟹螯首如鉞。卽常有首字。文字脫

落。疑誤學者可爲嘆息。

佛經頌云。菹若拾花針。本草云。菹若使人健行。見鬼。藥性論云。熱有大毒。生能瀉人。見鬼。拾針狂亂。雷公

云。勿誤食。眼出。過火記。淳于意治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意以菹蕒藥一撮。用酒飲之。旋乳。今醫方並

不言能通乳。或云性寒。或云熱。皆不能曉。

上林賦云。仍類仙藥錄云。檳榔一名仁類。杜邑記云。葉如甘蔗。類音賓。吳普本草云。一名檳門。

上林賦。蜚鼠。史記作蠅。漢書作鸚。郭璞音誅。神農本草作鼯鼠。音羸。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爾雅。鼯鼠一名夷由。郭璞云。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尾項。脇毛紫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頰雜白。唧短。爪長三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竈烟。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陶隱居云。鼯是鼯鼠。一名飛生。產婦持之易生。

楊柳二種。楊樹葉短。柳樹葉長。花卽初發時黃。子爲飛絮。今絮中有小青子。著水泥沙灘上。卽生小青芽。乃柳之苗也。東坡謂絮化爲浮萍。誤矣。

人參。許氏說文。人蓂。字與參同。扁鵲云。有毒。或生邯鄲。三月生葉。小花。核黑。莖有毛。九月採根。有頭。足。手。面目如人。春秋運斗樞云。搖光星散爲人參。廣江淮山瀆之利。則搖光不明。人參不生。禮斗威儀云。君乘木而王。有人參生。廣雅云。參。地精。人參也。梁書。阮孝緒母疾。須人蓂。舊傳鍾山所出。有鹿引之。鹿滅。得此草。異苑與廣五行記皆云。上下有呼聲。掘之。得人參如人形。四體備具。聲遂絕。

石斛。始興六安山傍石上。或生木上。謂之木斛。不中用。盛宏之荊州記云。隋郡永王縣有瀧石山。山上多石斛。精好如金環。

王治知南恩州。其子蓋臣云。海邊有石山勢。每蟹過之。則化爲石。蛇亦然。

洪炎雜家。安南有玉龍膏。南人用之化銀液。說者云。此膏北來。則及禍。韓約都護安南。得其膏持歸。是歲。

京師亂約以附會鄧注。竟赤其族。今黃白家燒金乾汞。必有陰禍也。

會要。雍熙中。供奉官于延德使高昌還。行程云。王居北庭。北庭山中出礪砂。山中常有煙氣。湧起而無雲。霧。至夕。光燄如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礪砂者。著木底鞋。若皮爲底者。卽焦。有穴出青泥。出穴卽變爲砂石。十人取以治皮。

今俗諺云。如鹽藥。言其少而難得。本草戎鹽部中陳藏器云。鹽藥。味鹹無毒。療赤眼明目。生海西南雷諸州。山石似芒消。入口極冷。可博瘡腫。又本草獨自草作毒箭。唯鹽藥可解。戎鹽條中不言。恐有脫誤。

異苑云。魏武北征。險頓升嶺。眺見山崗不生百草。王粲曰。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礪石。葬而石生。熱蒸出外。故莽木焦滅。卽令發看。果得大冢。內有礪石滿筥。據本經。礪石性寒。異苑云熱。蓋誤矣。又魏武六年。平烏丸。王粲猶在荊州。其說非也。一云。粲在荊州。與劉表登彭山。嘗見此異。

雍趾載摩礪石。不出西番。山石澗中。辟諸毒。爐火本草云。陽石也。出南中。人傳之不經。云是觀音菩薩所居。山崖若手按者也。此說大謬。寰宇記。三佛齊國南海水中。有山五色。聳峙。其石有小簇。每船過其下。水流如湧。人或以刀斫擊之。有石迸入船中者。是此石也。燒之。有硫黃氣。又謂船舶上下。愛其山石者。多以手捫之。故云摩礪石。非前說也。置五金。伏三黃。制銀汞。

昇元子伏汞圖。有試烏場消石法云。其色青。取白石。英炙令熟。將點上。便消入石中。道書言。出烏場國。能消金石爲水。服之。盡得長生。其石出處。氣極穢惡。飛鳥不能過其上。人或單服從之。過身上。諸蟲盡化。

爲水而得長生矣。形若鵝管者佳。狐剛子粉圖云：青消石一名北帝元珠。又三十六水方化曾青方用正消石。觀此則今世間謂之消石似非正也。藥名隱訣云：自古傳消石能化一切金石爲水者。服乃長生。不聞所出之處。徒有其名而與無異。近代陶隱居撰本草乃言朴消是消石之朴。又言芒消與石脾合煮成爲真消石。石脾無復識者。尋其事由殊爲乖僻。則消石有正有贗信矣。然經謂消石天地至神之物。陶言今無正石亦未爲全失。今圖經引梁隋問方書謂雖非真石而其功效既相近亦可通用。則今世所用者或可也。崔防爐火本草云：消石陰石也。此非石類。卽鹹鹵煎成。今呼饒消是河北商城及懷衛界沿河人家刮滿淋汁所就。與朴硝小鹽一都煎之。能制伏鋸。出銅鞮。南地不產朴消。能熟皮。芒消可入藥用。今消石注乃云：此卽地霜所在山澤。冬月地上有霜。掃取以水淋汁後。乃煎煉而成。蓋以能化諸石故名消石。非與芒消朴消一類而有消名也。圖經又云：今醫方家但以未煉成塊微青色者爲朴消。鍊成盆中上有芒者爲芒消。其芒消底澄凝者爲消石。又云：鍊朴消或地霜而成。堅白如石者乃消石也。則雜鍊朴消地霜而成消石是矣。非別有消石也。余謂不假煎煉如僊經所言。乃正消石。設煎煉而成者亦名消石。乃今世所用饒消亦能伏八石。而芒消可入藥。且據所有用之耳。非必消石爲天地至神之物也。丹房鏡源諸消篇有馬牙消、朴消、芒消、縮砂、坑消五種。若消石則列在諸石篇中。可見也。

仁和縣圖經云：鹽消出縣東十里。煉成朴消。又有冬月自地中湧起。消通透光瑩者名霜花。亦名鹽消。

藥中用爲元明粉、紫雪之屬。

唐祕書省有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潢、集韻音胡曠切、釋名染紙也、齊民要術有裝潢紙法云、浸藥汁入潢、凡潢紙、滅白便是、染則年久色暗、蓋染黃也、後有雌黃治書法云、潢訖治者佳、先治入潢、則動要術、後魏賈思勰撰、則古用黃紙寫書久矣、寫訖入潢、辟蠹也、今惟釋藏經如此、先寫後潢、要術又云、凡打紙欲生、生則堅厚、則打紙工、蓋熟紙匠也、予有舊佛經一卷、乃唐永泰元年奉詔於大明宮譯、後有魚朝恩銜、有經生并裝潢人姓名。

春秋夏姬乃鄭穆公之女、陳大夫御叔之妻、其子徵舒弑君、徵舒行惡逆、姬常四十餘歲、乃魯宣公十一年、歷宣公、成公、申公巫臣竊以逃、替又相去十餘年矣、後又生女嫁叔向、計其年六十餘矣、而能有孕、列女傳云、夏姬內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或云、凡九爲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字文士及粧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爲郡主掾、一作計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展轉、愛來如尋環、匪席不可卷、嘉報以詩云、帝靈無私親、爲善荷天祿、傷我與爾身、少小惟莞獨、旣得結大義、歡樂苦不足、念當遠離別、思念鼓款曲、河廣無舟梁、道遠隔邱陸、臨路懷惆悵、中駕正躑躅、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良馬不迴鞍、輕車不轉轂、針

樂可屢進。愁思難爲數。貞士篤終始。恩義不可屬。肅肅僕夫征。蹙蹙揚和鈴。清晨當引邁。束帶待雞鳴。顧看空室中。髮鬢想委形。一別懷萬恨。起坐爲不寧。何用敍我心。遣思致款誠。寶釵可耀首。明鏡可鑒形。芳香去垢穢。素琴有清聲。詩人感木瓜。乃欲答瑤瓊。愧彼持贈厚。慙此往物輕。雖知未足報。良用敍我情。淑又答詩一首。妾身兮不合。嬰疾兮來歸。沈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曠廢兮侍親。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役。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無因兮絃懷。瞻望兮踴躍。佇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結。夢想兮容暉。君發兮引邁。去我兮日乖。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嘆。淚下兮沾衣。嘉與妻書曰。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僂勉當去。知爾所苦。尙未有瘳。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走飛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猶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有方。淑答書曰。知屈珪璋。應奉歲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轡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返。迫疾惟亟。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列。想嚴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子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遙遙。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日。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誦萱草之咏。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君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日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嘉重報妻書曰。車還空反。甚失所望。兼敍遠別。恨恨之情。願尤悵然。問得此鏡。旣明妍媸。及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并寶釵一雙。妙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



以耀首。芳香可以覆身。素琴可以娛耳。淑又報嘉書曰。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清意髣髴。操琴詠詩。思心結成。勅以芳香。觀身喻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常須君歸。明鏡之鑒。常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帳帷。則芳香不發也。梁鍾嶸詩評曰。二漢爲五言。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寶釵之作。亞團扇矣。

東坡志林云。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傷。此謂上中下傷。言秦無道戮及孳穉也。五臣注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婦爲傷。此豈非俚儒之荒陋者乎。余觀宣遠詩云。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卜洛易師替。興亂罔不亡。秦政吞九鼎。苛慝暴三傷。息肩繇民思。靈鑒集朱光。伊人感代變。聿來拱興王。恐爲穆公殺。三良不使終其天年。此黃鳥之詩所以哀也。殉葬乃始於秦。其苛慝可知。葛藜校蘇州韋刺史集十卷。今平江板本是也。刺史洛陽人。姓韋氏。名應物。正元中以左司郎中出爲蘇州刺史。書目姓名略見唐書藝文志。其詳不載於正史。不可得而考也。今觀其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擣搗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僊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僂羸。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識。唯有故人知。又溫泉行云。出身天寶今年幾。頑鈍如鉤命如紙。作官不了却來歸。還是杜陵一男子。又云。身騎廐馬。

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是嘗爲三衛而蹤跡不羈也。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又京師叛亂。寄諸弟云。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木平。當天寶十五載六月。明皇避安祿山之難。是年。應物年二十。至寶應元年。建巳月。上皇崩。則武皇升僊之時。應物年二十七。又示從子河南尉班詩序云。永泰中。予任洛陽丞。則應物年二十九。及其來吳。贈舊讖云。少年游太學。負氣蔑諸生。蹉跎三十載。今日海隅行。則少嘗游太學。蓋武皇升僊後二年入太學。遂爲丞也。自洛陽丞爲京兆府功曹。大曆十四年。自鄆縣令別除樸陽令。以疾歸善福精舍。建中二年。由前資除比部員外郎。出爲潁州。改判江州。改左司郎中。貞元初。又歷蘇州。罷守。寓居永定精舍。以詩考之。歷官次序如此。廣德二年。乃爲洛陽丞。自京師叛亂之後。至德。乾元。上元。寶應數年間。折節讀書。遂入仕。而因謂之徵官也。善福精舍書注。建中二年。除比部。則應物年四十五。建中四年十月三日。京師兵亂。自潁州聞道遣使。明年。興元甲子歲五月九日。使還。寄諸弟作詩云。歲暮兵戈亂京國。帛書聞道訪存亡。乃德宗幸奉天時。應物年四十八。自後守九江。至爲蘇州刺史。計其年五十餘矣。以集中事及時人所稱考其仕官如此。得非遂止於蘇耶。按白居易蘇州答劉禹錫詩云。敢有文章替左司。左司蓋謂應物也。官稱止如此。其集中詩寄大梁諸友云。分竹守南譙。弭節過梁地。則是守亳時也。篇末云。相敦在勤事。海內方勞師。似與興元甲子不遠。又唐小說載與諸公倡和稱韋十九。林寶姓纂云。周道遙公薨之後。左僕射扶陽公持價。生司門郎中令儀。令儀生鑾。鑾生應物。應物生監察御史河東節度掌書記慶復。李肇國史補云。爲人性高潔。鮮食寡慾。所居焚香。

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又云。開元以後。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張長史。獨孤常州。崔比部。梁補闕。韋蘇州。其大略可見如此。

詩常棣。燕兄弟也。憫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毛注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以親之。史記。淮周皆以召公爲周公之庶兄。左氏傳。王怒。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室。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云云。孔穎達云。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不言召公所作。當別有據。

青衫白髮老參軍。旋糶黃梁買酒罇。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上人門。此詩膾炙人口。不知誰作。見施僉判德權云。乃德清人法原之祖。盧政議詩。更有一絕。十月都門風薄衣。搗砧聲裏鴈南飛。野人不識長安樂。且趁鱸魚一棹肥。

古詩云。燈檠昏魚目。讀檠爲去聲。集韻。檠。渠映切。有足。所以几物。又檠。音平聲。榜也。非燈檠字。韓退之云。牆角君看短檠。亦誤也。

吉姓。元和姓纂云。尹吉甫之後。以王父字爲氏。漢有漢中太守吉恪。賈昌朝音辨云。吉氏也。引詩謂之尹吉。其乙切。崧高詩注云。尹官氏也。風俗通云。師尹三公官也。以官爲姓。周有尹喜。尹吉甫。姓纂又云。少昊之子。封於尹城。因氏焉。然吉尹二姓。俱出尹吉甫之後。但詩註以尹爲官。以吉爲姓。未知孰是。

歐公父墓表云。回顧乳者劍汝於其旁。曲禮曰。負劍辟咎詔之。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

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季者。末也。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五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日乃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文公之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通七十四年。以年表考之。文公之十一年歲在己巳。襄公之三十年歲在戊午。今乃云七十三者。蓋謂襄公之三十年。上距文公之十一年得七十三年也。所謂亥二首六身者。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筭之六。蓋古之亥字如此。二多寫。故曰二首六身。其下六畫如筭子三箇六數也。所謂下二如身。是其日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故曰是日數也。且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日。乃差四十日。則前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謂其末一甲子纔得二十日。故少四十也。且不謂之日。而謂之旬者。蓋古以甲子數日。故謂之旬。如今陰陽家所謂甲子句中。甲午句中之類是也。與書卦三百有六旬同。

集韻引向秀云。孟浪。無取舍之謂。孟。音毋朗切。

唐書載李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仲薛舉。袁都輩。時謂之玉筍。玉筍。班恐因此而得名。

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煙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乃作戡武關。豈凌煙先名戡武。而後改之邪。又段志元碑。亦云圖形戡武關。

封德彝名倫。房元齡名喬。高士廉名儉。顏師古名籀。而皆云以字行。顏之推云。古者名終則諱之。字乃以

爲子孫。江北士人全不辯之。名亦呼爲字。字固爲字。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或問人有稱字而不稱名。何也。顏師古考諸典故。故以稱名爲是。顏師古立論如此。而乃以字行。不可曉也。

唐河侯新祠頌。秦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潼鄉華陰人也。章懷傳注引聖賢家纂記云。馮夷。宏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石得水僊。爲河伯。又引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三說雖異。其實皆無所據。

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庚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眞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歐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也。

杜甫越王樓詩云。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綿州圖經云。越王臺在綿州城外西北。有臺高百尺。上有樓。下瞰州城。唐顯慶中。太子子越王眞任綿州刺史。日作詩云。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是也。

韋蘇州送黎六郎詩云。閒話嵩峯多野寺。不嫌黃綬向陽城。釣臺水綠荷已生。少姨廟寒花始徧。楊炯撰少姨廟碑。漢地理志云。嵩高少室廟。其神爲婦人像者。故老相傳云。啓母塗山氏之妹也。

唐呂公表。呂誼也。元結撰前太子文學翰林待詔顧誠奢書。卽杜甫所贈顧八分文學詩是也。

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虛書。杜甫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六公者。五王爲一章。狄承相別爲一章云。

北史。後周武帝天和二年甲辰。立露門學。置生七十二人。六年春正月己酉朔。己朝。露門未成。故廢朝。又建德三年春正月。朝羣臣於露門。宣皇帝大象元年春正月己丑。受朝於露門。天成二年二月丁巳。帝幸露門。學行釋奠禮。靜帝二年。宣帝寢疾。詔宰相入宿露門。世用露門勸講二字。未詳所出。

杜牧之朱坡詩云。小蓮娃欲語。幽箬穉相攜。言箬如穉子。與杜甫竹根穉子無人見同意。

瓊田草生於分寧山谷間。有瓊田草經一卷。八月十五日採之。草有十名。曰不死草。長生草。又云。苦天之類。

本草。蟬殼謂之蟬花。今成都。有草名蟬花。今有乾者。視之乃蟬。額裂面抽。莖上有花。善治目。未知如何用也。

元祐三年。狀元笏記黃魯直代云。密對天光。恭承聖訓。曾是草茅之賤。獲霑雨露之恩。又云。願得助於衆賢。更圖寧於多士。

天蓮八十一歲。差一度。名曰歲差。洛下閩云。五百年當差一度。後人臆說也。

犀以黑爲本。其色黑而黃曰正透。黃而有黑邊曰倒透。正者世人貴之。其形圓。謂之通天犀。兩中有僞者。磨之漸熱。乃驗犀性涼。磨之不熱。

宣徽使及建節鉞，則稱判某州。餘則知。

每大起居，宰執侍班於垂拱門外，東廊廡中三帥庭下，聲喑，捲簾及半，起身答之。祖宗之制也。

前漢梅福傳，福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僊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或云，吳門乃洪

州，今有吳門鎮，九江去亦不遠矣。

資政、觀文二小殿，橫列禁中，宰相出鎮，帶資政殿大學士，執政無大字。蘇易簡出，被遇獨厚，遷紫宸之日，

以稱呼不便，更用觀文，因此宰相出鎮，帶資政殿大學士，執政無大字，蘇易簡出，被遇獨厚，遷紫宸之日，

藩郡帶鈴司醴酒不限數，惟會稽則不然，必有由也。

麻三剝四，謂麻一行三字，剝一行四字。

宇文伯愬有一古鼎，款識云，鞏酌宮。

大慶殿玉磬十六，新造也。其下跌以鳳，初以獅子，不出於三代，故易之。

官制以在內官不當有使名，盡略之，無樞密使。只云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舊制樞密使獨班知院，并參

政，用拜命先後爲立班之序。

砵，鄰知切，又力智切，又力制切，引詩深則砵。今詩本改作厲字。砵出集韻類篇，履石渡水也。

唐昌觀玉蕊花，今之散水花。揚州瓊花，今之聚八儂，但木老耳。

唐會昌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和二年，官賜額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僧輝記，梵云拓

鬪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傳筆者說拓爲招。去鬪奢留提字也。招提乃十方住持耳。

僂。音豹。越也。唐制官新到官府。併上者謂之僂。今俗謂程外課作者。謂之僂工。玉篇云。僂。連直也。凡當直之法。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僂。自起居郎官入者。五直一僂。御史補闕入者。七直兩僂。其餘雜入者。十直三僂。或有作豹伏之義。非也。

江鄰幾云。山海經云。象膽在四足。今山海經無此語。象膽遲四時在足。見酉陽雜俎。

毗陵古寺柱間有雷神書。平一行云。石牀侯十三火人。下有緒月二字。緒月見佛書。

杜詩云。匡山讀書處。頭白早歸來。李太白青山人多遊匡廬。故謂之匡山。綿州圖經云。戴天山在縣北五十里。有大明寺。開元中。李白讀書於此寺。又名大康山。卽杜甫所謂康山讀書處也。恐圖經之妄。

淮南子云。武王破紂。殺之子宣室。許叔重云。宣室。在朝歌城外。宣室。殷宮名。一曰宣室獄也。音宣和之宣。漢未央前殿有宣室溫室。音暄。見集韻。

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則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又張崇文歷代小誌。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爲蜀郡太守。今漢書皆不載其名。姑錄于此。

漢百官表。中尉。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者。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手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崔豹古今注云。執金吾。棒也。以



銅爲之。金塗兩末。謂之金吾。二說不同。

大禮畢。賞給諸軍次第。第一曰殿前左右班。御龍直。骨朵直。內殿直。散員。散指揮。散都頭。散祇候。金槍班。

銀槍班。東第一至第五。西第一至第二。茶酒新舊班。招箭班。弓箭直。弩直。十勻容直。習駁直。隨龍忠佐。

第二曰捧日二十指揮。左第一軍至第二軍。右第一軍至第二軍。天武二十指揮。上。同。拱聖十四指揮。神勇十四指揮。勝捷十

指揮。驍騎十四指揮。左、右各一軍。第七。驍勝六指揮。左右各一軍。至第三。宣武十五指揮。殿虎六十指揮。左右各三軍。各十指揮。水軍

指揮。宣朔第一龍猛六指揮。廣勇二十一指揮。驍騎第七第八管節度使。第三曰龍衛二十指揮。左右各二軍。各五。神衛二十指揮。上。同。雲騎七指揮。步虎六十指揮。左右各三軍。各十指揮。步虎水軍。飛山甲指揮。第一第

二。牀子弩指揮。第一第二。白棒日已後。計三。二百二十六指揮。馬世父云。其先公在戶部日。嘗檢宜和問舊例所聞如此。

水經世以爲桑欽撰。予讀易水注云。易水經其東南合滏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滏。自下

滏。易互受。通稱矣。又廣陽縣溪水亦引桑欽說。且水經正文皆無。此語恐非桑欽撰。當別有書也。古書

散亡。良可歎已。